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十月第一一三十八期

*New World Poetry, Simonthly, October 2013*



詩人已經在路上了

138

創刊卅三週年紀念號



## 顧問：

## 紀 弦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人已乘黃鶴去——懷念紀弦特輯：

① 紀弦手稿 純粹之一定義／詩齡七十／在巴士上／反進化論詩鈔／帽子的戴法／我的奮鬥／相對論／私處萬歲／月球上的田徑賽／坐在抽水馬桶上想詩／與或人重逢／超現實的三十年代／散文詩 2 首／詩人是個什麼東西／我與地球／自由與不自由／論松鼠與人類／詠史篇／詩話三題 4 - 8

## ② 詩人懷念詩文

洛 夫 悼念紀弦 9  
 羅 青 懷大詩人紀弦三首 9  
 王 渝 紀弦書寫 10  
 張 堃 向詩人紀弦致敬／在世界的中央 10  
 王性初 詩的人 10  
 方 明 曠寂孤狼 11  
 達 文 紀念碑 11  
 向 明 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11  
 非 馬 詩人相重 12  
 劉荒田 從頭髮到額紋 13  
 陳銘華 天狼傳奇 14

## 詩創作

張 耳 老虎草／海的憐憫／櫻桃無心無肝 14  
 向 明 迎春／走進大賣場／有鳥飛過／一葉蓮 15  
 冬 夢 見綠 15  
 嚴 力 時尚詠嘆調／中西醫結合 16  
 遠 方 眺望洛杉磯港 16  
 錢雪冰 網／孤獨／彎下腰 16  
 桑 克 僵持 17  
 回 慧 末·愛 17  
 杜文輝 日子／公園／春天 17  
 黃天賜 雨夜在觀瀾／離開／另一種墓碑 18  
 草 葉 生長 18



|     |                  |    |
|-----|------------------|----|
| 張芳學 | 像煙囪一樣生活          | 18 |
| 俞昌雄 | 麗人堂              | 19 |
| 荒林  | 移民議題             | 19 |
| 長篙  | 交流               | 19 |
| 唐德亮 | 驚蟄雷              | 20 |
| 杜風人 | 春秋楨桿何處尋／相忘於冰海／觚稜 | 21 |
| 雷默  | 大雪／雪夜            | 21 |
| 林明理 | 我原鄉的欖仁樹／致雙溪      | 22 |
| 古松  | 斷了的塵緣            | 22 |
| 曉蘭  | 拾荒               | 22 |
| 宋蓉  | 護城河              | 22 |
| 杰地  | 太極之野馬分鬃 三首       | 23 |
| 虔謙  | 沙漠               | 23 |
| 夏子  | 永遠的鄉愁            | 23 |
| 于中  | “無”題四首           | 23 |
| 銀髮  | 母親節／又失眠了         | 24 |
| 石羚  | 風你就歇歇吧 三首        | 24 |
| 王婉娜 | 寵的外一章            | 24 |
| 刀飛  | 戰爭外一章            | 25 |
| 陳葆珍 | 遠遊歸來             | 25 |
| 施漢威 | 宿疾常在體內作痛         | 25 |
| 林小東 | 橋頭曬同情            | 25 |
| 謝勳  | 曾經熱血的紅砂岩         | 26 |
| 輕鳴  | 變形、現形 三首         | 26 |
| 魏鵬展 | 黑色的光             | 26 |
| 李成恩 | 與武則天相遇           | 27 |
| 依雯  | 雲的天使             | 27 |
| 夢娜  | 家                | 27 |
| 李斐  | 紀念師傅陳克夫          | 28 |
| 小寒  | 藏愛               | 28 |
| 汗青  | 大道之行也／詩囊         | 29 |
| 蔡可楓 | 春歸何處             | 29 |
| 丁鵬  | 流星點燃蒼白的指針        | 29 |
| 彭國全 | 逃亡／草碧上天          | 30 |

## 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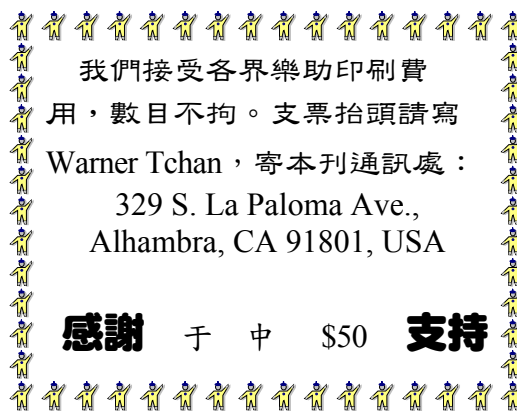
|    |              |    |
|----|--------------|----|
| 岩子 | 萊納·瑪麗亞·里爾克詩選 | 30 |
| 戴珏 | 艾米莉·狄金森詩選    | 31 |
| 木也 | 泰德·庫瑟致父母的詩   | 32 |

## 評介

|     |                |    |
|-----|----------------|----|
| 鴻鴻  | 棒棒糖的盡頭         | 33 |
| 譚建生 | 幸福的詮釋          | 33 |
| 劉耀中 | 羅拔·弗羅斯特和愛德華·托馬 | 40 |

## 詩訊

|    |                 |
|----|-----------------|
| 詩訊 | 封底裡             |
| 封面 | 羅青畫·王性初攝影·編輯部合成 |
| 封底 | 紀弦照片選(王性初、張莖等)  |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于中 \$50 支持**



把個子戴在心上，  
這便是一種叛逆的精神。  
一種反傳統主義。  
五四以來，  
徐芳一個詩人，  
我一向如此。  
而那時我還在讀高中的。  
那一定是苦日子。  
其中可能還有個鬧鐘。  
每個苦日子，  
都有個三隻手，  
或者是個不忠的天天。

個子的戰法

紅 玲

新大陸 2002 年 12 月 73 期

為什麼  
打著一把傘  
既未下雨，  
又沒有出太陽。  
不過那傘  
可能不是杭州製作的。  
的確很美，  
那種新海濤的傘，  
中也可能美。  
了斷，你，  
可是，眼見了嗎？  
那盞燈，  
在白天裏。  
相對論

99年11月20日  
紅 玲

新大陸 1999 年 12 月 55 期

我的奮鬥  
我的名字被他的林葉。  
我的形像被他醜化。  
我的心臟被他射穿。  
我的腦袋被他亂砍。  
他仍想打我的飯碗。  
我天天吃他小指頭。  
多可怕，多可恨。  
那些文丑、文賤、文通、文透！  
他仍下毒在我的杯中。

紅 玲

新大陸 2003 年 6 月 76 期

私處  
如果你要娶我，  
（除你老婆）  
其他女人的私處  
古人是什麼樣子，  
那你就註定了要失敗，  
無插這股票。  
白通底，  
魏進，賤博，或  
投稿。

新大陸 1999 年 2 月 50 期

月球上的母親  
我曾經讀過母親的傳記  
和他們的同學，他們的同學，  
正在月球上回籍著。  
我看見瑪格麗特跑得很快，  
比羚羊還要快上好多倍；  
古聖能身一躍，  
那決非地球上的地心吸力  
之所能允許的。  
他仍玩得很高興，  
卻註如棒，如過癮。  
而從此以後，阿姆斯壯的足印  
就再也沒有一個了。  
可惜這原游泳池，  
我不能表演蛙式。

紅 玲

新大陸 2001 年 6 月 64 期







# ① 紀弦手稿



自由與不自由

於此也我思：  
從小到長，我似知道，  
始終也擺脫不了他的力，  
無遠趨向太陽去，  
就從另一飽河至，  
主看，風景。

後記：此稿初稿於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寫稿  
九十一一年生，日上午十點，非其去而歸，其上  
書於稿人陳銘華，請他交其於紀之論，其稿刊  
新大陸，此稿是這稿本不一塊，于日登刊也。

刊之八卷  
新大陸 2004年8月83期

自由與不自由

在每個早晨，當我和老伴  
在附近人行道上散步時，  
我仍覺得不自在；  
於是，當我回到了老人公寓，  
打開信箱，收到那多多的郵件，  
上樓，雙方見電報鈴聲，  
此又感覺別不自在。

新大陸 2004年8月83期

論松鼠與人類

新是作友，這是一篇自於十分之二抄錄於二周，  
向所見也。那這面，那這面，那這面，那這面，  
人方可比其心也。那這面，那這面，那這面，  
當也日大金庫中，比備日這使用文字之身也。  
當地，那這面，那這面，那這面，那這面，  
也即是看不見的。也這面，那這面，那這面，  
把這抓在，因為他非門事也，這這人非門事也。

新大陸 2004年10月84期

論松鼠與人類

為了飯碗，誰敢不聽老闆的話；  
就連了創世紀三傑之一也。  
海法，不也嘗了白飯人教也？  
至於我，雖也退休多年，  
可是每天早發後，  
必要向老闆重宣其教也，  
看如是，出白前，  
一小時的快樂也。  
這下痛，你你也不懂。

新大陸 2004年10月84期

論松鼠與人類

人類即是化到而不至，  
請問這究竟是否及格了呢？  
我不知道。  
去問劉景田吧。  
我親眼看見的，  
那這面，那這面，那這面，  
一旦出了學院，去找工作，  
就到地向人家鞠躬；  
而我的朋友秦陽、陳德華，  
非也，柳易冰等也。

新大陸 2004年10月84期

詠史詩

詠史詩，乃是二十世紀文學界的一顆新星，  
自從一九二九年，滿大十卷，這這一書得此工作也。  
詠史詩，乃是二十世紀文學界的一顆新星，  
自從一九二九年，滿大十卷，這這一書得此工作也。  
詠史詩，乃是二十世紀文學界的一顆新星，  
自從一九二九年，滿大十卷，這這一書得此工作也。

新大陸 2003年8月73期選二

詠史詩

必定高於屬數文的：  
為了事拿美女海倫而發生的  
托塔在就事是屬數文的；  
但是十堂軍果就一次又一次  
則僅屬數文的。  
至於整潔相爭，在此看來，  
做了重要的判斷是屬數文的；  
而自控了的項明即是屬數文的。  
凡屬數文的，我都不喜歡。  
你何苦相也吧！

新大陸 2005年6月88期

詠史詩

歷史上，  
有的屬數文，  
有的屬數文：  
信神拜射日，嫦娥奔月，  
這是屬數文的；  
但是秦始皇統一天下，  
國印是屬數文的。  
凡屬數文的，  
我都不喜歡。

新大陸 2005年6月88期



■洛夫

悼念紀弦

鐘聲響了  
他從一只酒罈中醒來  
他又睡了  
以狼的獨步之姿離去  
寂寞，也是一種威風  
廣場上，有人高呼詩萬歲  
他舉起檳榔樹般瘦長的手臂  
顧盼自雄地笑道：  
我就是那天空九顆太陽中  
最後殞落的一顆

2013年7月28日于溫哥華

後記：

老友詩人紀弦於2013年7月辭世，享年101歲，也許是詩史上中外詩人中之最高壽者，特寫這首小詩追悼之。紀弦早年嗜酒，其人如詩，風格獨標，他的好詩不少，但最大貢獻仍是對“現代詩”的倡導與推廣，影響了台灣數代詩人。

紀弦身材瘦長，嘗以檳榔樹自喻，而他的名作〈狼之獨步〉最能標示他那既孤寂而又自豪的個性。晚年客居美國，台北老友們也只能遙遙相望，不錯，對他而言，寂寞也是一種威風。

■羅青

懷大詩人紀弦 三首

一、詩之轟炸

——俳諧懷紀弦（1913-2013）

紀弦又瘦又高的個子  
翹著兩撇小仁丹鬍子  
  
揮一揮手杖  
在地球上敲歪了一條孤獨憂鬱又悲劇的巷子  
  
吸一吸煙斗  
在太空中吐出了一尾有三隻巨大乳房的妹子

吸著說著  
就站上了椅子

揮著喊著  
就跳上了桌子

一頭頂住圓形天花板  
聲音陽剛火紅又發閃

姿勢儼然君臨天下  
手勢當然囂張誇大

一顆顆翻掌投下  
重磅詩現代彈炸

在散彈坑充滿  
的明星咖啡小館

嚇得在座的高射砲們  
無比驚慌

一時都目瞪口呆  
彈殼卡膛

不得不靜靜默默  
領受一場

遍地爆破的開花奇觀  
無人能擋

這就是一種過癮！  
敬請品嚐

二、狼之獨步

——焚此詩弔之

一隻銀灰色的狼  
在雪白的白雪地裡  
被黑色捕獸夾  
夾住了右腳

他立刻低下頭  
用力撕咬  
咬斷了自己  
連皮帶腳的腳掌

拋下捕獸夾  
頭也不回的  
朝茫茫風雪深處  
獨自走去

三、輓紀弦現代大詩人千古

煙斗夢木星美人無意  
手杖敲行星地球有聲

後記：紀弦1913出生於揚州，1933畢業於蘇州美專，1948三十六歲時由大陸遷居台北28年，1976旅美僑寓舊金山三十五年，1913因病辭世享壽一百零一歲。

## ■王渝

### 紀弦書寫

只因為你的存在  
某一時態  
某一空間  
從你開始  
生命衍生出意義  
對你對別人

煙斗噴出的靈感  
繽紛的意象花朵

你是一個詩人  
始終執著地  
用感思書寫自己  
又不停地修改

像天上舒捲不定的雲

完成的詩篇  
有些段落  
充斥疑惑  
有些段落  
一如畫中的留白

它們淹沒爭辯與附和

寫於紐約，2013年8月

## ■張莖

### 向詩人紀弦致敬

——2013年8月10日

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下午一時，我前往位於加州柯爾瑪（Colma）市郊的松柏墓園（Cypress Lawn Funeral Home），參加了詩人紀弦的告別式與基督教安息禮拜。到有親友、成功中學師生、詩友，文化人士和僑界藝文團體代表數十人，場面莊嚴肅穆，備極哀榮。

我在牧師祝禱之前，上台簡短追思，向一代大師致敬並朗誦〈在世界的中央〉一詩，敬悼紀弦大師，送大師一路好走。

現代詩老旗手，詩壇長青樹，一個具有獨一無二詩人特質的紀弦大師走了。他的那個時代也就此結束。

他曾說一定要成為人瑞，然後才去見上帝。現在他活過百歲，也如願到了天國，永息主懷；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 在世界的中央

2007年春拜訪《現代派》旗手，  
詩壇長青樹紀弦先生

我們來叩訪時  
一切忽而緩慢下來  
牆上時鐘的鐘擺  
越擺越慢  
窗外的流雲  
也都快飄不動了  
慢鏡頭一幕幕  
掃過舞台

你正好午睡醒來  
便迎我們  
以慢動作  
以微顫的寒暄  
以從臥房緩步到客廳之間  
即興甫成的詩句

小詩很短

## ■王性初

### 詩的人

一位為詩而生而活的人  
詩路上走過了一百零一個春秋

你的名字是詩  
詩是你的名字

你的生命是詩  
詩是你的生命

讀你的詩讀你的名字  
在心裡在地上在天國

讀你的名字讀你的詩  
詩和名字都大起來了

大起來了大起來了大起來  
詩的名字叫紀弦紀弦紀弦……

2013年8月10日  
於紀老追思會上

僅有三行：

“我坐在輪椅上  
仍然像一座發電廠  
始終在世界的中央”

你的確在世界的中央  
只是慢鏡頭更慢了  
而舞台終將漸漸地，徐徐地  
緩緩 緩緩地

落幕

——原載 2007. 3. 25 “聯合副刊”

## ■方明

### 曠寂孤狼

——聆聽詩人紀弦之嘯嘆

以詩搖撼曠野  
灼熾的愛在空靈的甬道間  
起伏流竄  
亦不時為黑函與譏謗在氤氳中磨擦出  
淒厲的吶喊  
（謠傳是無分老少尊卑  
隱戴面具的魔鬼總是迎著笑臉  
有時暗傷是一種過癮  
讓過渡熱忱緩緩擱淺）

嚐試以“六大信條”的火炬燃亮  
“現代派”  
不如趁夕陽艷霞  
飲乾滿碗的“冷箭”與“黑刀”  
還好你從未以妥協來救贖世情  
只用詩魂燙平曲折溺孤的人生

從“劃幾根火柴”到“還我釣魚台”  
在沉默的年代便開始永恆的抗拒  
此刻，流言多羨慕這齣傳奇撩起的騷動

後記：2007年我到紀弦美國的寓所相聚，他仍侃談很多文壇軼事，唯體氣孱虛。之後，聞先生便拒會訪客，時隔六年半而仙逝，以詩銘懷。

## ■達文

### 紀念碑

——獻給紀弦前輩

在曾經荒蕪的原野上  
你偉大在於你最先崛起  
你備受推崇的原始歲月  
風和日麗  
景仰的目光比天還高

最終你是寂寞的  
在四周的摩天樓群中  
燈光有時候燦爛 有時候黯淡  
惟有這塊似乎肅穆的黑暗  
是否你延伸向星空的探井  
向天外更真的天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悼頹落的現代詩旗手紀弦老師

◎向明

高齡 102 歲的臺灣現代詩的先發投手紀弦老師，已於七月 22 日在美國加州過世了。在臺灣領導新詩改革運動的三位早期渡海來台的詩人為覃子豪、紀弦、鍾鼎文。成立“藍星詩社”的覃子豪過世最早，只活到五十二歲便積勞成疾不幸早逝。也是藍星最早創辦人之外的鍾鼎文則於去年（2012）七月，以百歲高齡離開人間，返回天家。現在臺灣詩的天空，僅存的這一顆詩的巨星也沒留下，我們這些後繼的詩的接棒者，有頓失依恃之感。

紀弦本名路逾，廿歲時即以路易士筆名開始寫詩，並開始與施蛰存、杜衡、戴望舒、徐遲等人結識，於戴、杜主編的《現代》雜誌上發表詩作。他的正式的第一本詩集《行過的生命》即是由杜衡寫序，施蛰存寫跋。兩人都對當時年輕的路易士的詩認為具有“世紀的憂煩和對宇宙的幻滅感”。而他自己在後記中則說“我所歌唱的乃是我自己的夢和我自己淒涼的存在。”按《行過的生命》出版於 1935 年 12 月、列為“未名文苑”的第二本叢書。封面內扉上印有路易士的兩行詩句：

“行過之生命遠遠了  
如一彗星掠過天宇”

1948 年紀弦與杜衡一家共同來到臺灣，翌年即於臺北市成功中學謀得教職。1956 年組織“現代派”，發動新詩的再革命，更加速推進新詩要向西方文學思潮採取借鏡，主張“橫的移植”影響至為深遠。

就詩論詩，紀弦先生的詩風雖主張主知、純粹，或取法乎西方自波特萊爾以降的一切新興詩派，而他實際的創作氣質、反而極為浪漫、昂揚，充滿諧趣與傳統言志式抒情。即以他的最著名的代表作〈狼之獨步〉為例，我們會發現這首詩表現出一個詩人特



有的豪氣干雲的浪漫氣質，強烈到彷彿真正看到一匹狼在那裡以長嘯搖撼天地，詩如下：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歎息。  
而恒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嘯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狼乃一種合群的動物，且有明顯的尊卑階級之分，詩中的我把自已說成為“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可見其在象徵意義上有所強調。曠野何其大，一匹狼又何其渺小，這種對比，表示其多麼獨立特行，不同流俗，敢於挑戰。然而他並不把自己目為“先知”，先知是基督教義中一些能預知未來的人，他瞭解他的獨來獨往是自己的性向所趨、因而他也沒有半個字的歎息，這兩句表白，點出他這匹狼義無反顧的個性。

狼的“嗥叫”聲音恐怖，“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嘯”即可搖撼一整個空空的曠野、其震撼力何其強烈，而偏偏這又是一種“恒常”的主動。下面再補強一句“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寫出其造成的撼動力、是多麼的強大。何況“並刮起颯颯、颯颯的涼風”，這種音效的佈建、更加強了恐怖程度的臨場感。然而，然而萬萬想像不到的是，最後他卻彷彿在幸災樂禍的說“這才是一種過癮”，這種冷冷的“反差”結局，把詩帶入一非思議所及的妙境，讀來也真正感到過癮。

所有認真詩人所寫的詩都應是與他當時的心境互為表裡，任何一種文字的形成莫不事出有因。紀弦先生於1964年創作這首〈狼之獨步〉時，是他心境最壞的時刻，離他創立現代派（1956年元月）已是第八個年頭，而離他解散現代派（1962年春）和停辦《現代詩》雜誌（1964年二月）才不過一兩年光景。現代派創立時風從雲湧、號召一出便有102位年輕詩人加盟，然而由於其主張橫的移植、主知的強調以及純詩的要求，卻為本乃保守的臺灣文壇帶來極大的震驚，由而產生廣泛的討伐與抗拒，引來兩次新詩論戰。而偏偏回應現代主義者眾，能以真知現代為何物者寡，無法以理論作護衛，致使紀弦先生形勢孤單，多年不得平靜，最後終至厭煩而自動解散現代派，其遭受挫折的失落感可想而知，究竟新詩現代化是他自年輕即在追求的志業呵！這首詩表現出孤絕和激烈，自傲與憤懣，當是自然的事。

## 詩人相重

——懷念詩人紀弦

### ◎非馬

沒有月亮的天空  
每顆星  
都是回憶鞋中的  
一粒砂  
確證你的  
存在

住在舊金山的紀弦先生是我近年來接觸比較密切的寫詩朋友。開始通信時，我曾為他在信中“非馬兄、弟紀弦”的稱呼多少感到不自在。因為無論是在年齡、寫詩資歷或成就等各方面，我都是名副其實的後輩。但我知道他這樣只是為了表示尊重對方，而且他似乎對所有的朋友都這樣稱呼，便坦然了。

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台北工專唸書的時候。好像是合唱團的指揮朱永鎮先生在泰國講學遇難，我們開追悼會，會上有一位老先生（那時候三四十歲的人在我們的眼裡都是老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號啕大哭，一問說是詩人紀弦。雖然我是合唱團的負責人之一，而且那時候在主編一個叫《晨曦》的校刊，也寫過幾首徐志摩體的詩，對現代詩卻沒什麼認識，所以也沒敢上前去同他打招呼。第二次見到他則是多年後在舊金山機場。朋友告訴我紀弦先生要來接我，我連說不敢當，但聽說他堅持要來。一出閘門，便看到他戴著一頂草帽伸著雙手，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般，直直向我走來。

紀老坦率天真的性格，在他的詩裡表露無遺。曾有一位剛接觸新詩不久的朋友寫信問我，詩人不是該溫柔敦厚的嗎？為什麼紀弦一點都不謙虛，在詩裡直稱自己是“最美最新也最偉大的詩人”呢？我回信告訴他，一個詩人，特別是一個上了年紀或成了名的詩人，能在詩裡

袒露自己的心靈，除了天真，還需要勇氣。何況，如果連詩人本身都不相信自己在歷史上佔有的獨特地位，或不相信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他的作品一定沒什麼看頭。我寧可讀狂傲的真情，也不願讀謙卑的假意。而只有像他這樣不失天真的詩人，才有可能到了八、九十歲還在那裡寫詩，而且寫出來的詩有時候甚至比年輕詩人寫的還要來得年輕。

除了天真之外，最讓我感動的是紀老熱情寬闊的胸懷。我常收到他的來信，告訴我他多麼地欣賞在某處讀到我的某一首詩

。在今天，這樣有心的讀者已經很少很少了，何況是詩人，更何況是德高望重的詩人！我自己便因為疏懶，每次讀到詩友寫的好詩，最多只在心裡頭暗暗喝彩鼓掌，很少想到要拿起筆來給作者寫幾句鼓勵的話。他曾在一片談論我作品的短評裡說：“詩人非馬作品〈鳥籠〉一詩，使我讀了欽佩之至，讚嘆不已。像這樣一種可一而不可再的‘神來之筆’，我越看越喜歡，不只是萬分的羨慕，而且還帶點兒妒忌，簡直恨不得據為己有那才好哩。”今天有多少個詩人能有這樣的氣度與雅量，毫不保留地對另一個詩人說出這樣鼓勵的讚語呢？在文人相輕的年代，這種詩人相重的情懷，更使我感念。

有一次我把去杜甫草堂及李白故里遊覽的感觸寫成的幾首詩寄給紀老。不久便收到他的回信，說“大作數首已拜讀，我胡亂地打了幾個分數，希望你不要生氣。”看到他在我的原稿上用紅筆又劃底線又寫評語又打分數，我有在他課堂上受教的幸福感覺。不要說他那麼慷慨地給了我一個A-，一個A及兩個A+，即使他給我幾個C+，我想也夠我感激高興滿足的了，怎麼可能生氣呢？特別是他在我那首題為〈在李白故里向詩人問好〉的詩

## 從頭髮到額紋

——紀念紀弦先生

中，“詩仙詩聖的稱號太無聊／寫詩又不是小學生作文／爭什麼第一”的詩行下劃了密密麻麻的紅線，並稱之為“神來之筆”，我便知道我們的心弦有一個共同的頻率。

曾因研究大塊體恆星（massive stars）及宇宙黑洞獲得一九八三年諾貝爾物理獎的芝加哥大學印度裔教授成都拉（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昵稱 Chandra），是天文學權威之一。晚年他致力於分析藝術創作與科學發現的學術著作，他說他常問自己，為什麼科學家們不能像藝術家一樣在他們的晚年展露出一種安詳雍和的神態？他說，在回顧了他們自己一生的奮鬥與成就之後，你能想像貝多芬或莎士比亞在臨終時不快樂嗎？

我想我們也可以說，你能想像紀弦在他臨終時不快樂嗎？

2013年7月22日，敬愛的紀弦先生逝世，享年101歲。想起他中風前和我的書信往還。2005年4月，他給我寄來一組新作，其中第一首是〈關於頭髮〉：“頭髮也可以入詩嗎？／當然可以，詩人劉荒田說：／白髮三千丈，那多！／／我就說：咱們的頭髮，／硬是不同於希特勒的，／而也不同于史太林的。／／他們的頭髮代表一種權力，／然而我和劉荒田的，／卻是一種智慧的象徵。”老人家點將點到“頭髮”去了——當然，“白髮三千丈”一語即使是我“說”的，也是背誦李白詩而已。對他來說，自然沒問題，一頭銀髮長得絕不抱歉。但於我形勢不妙，連忙給他寫信，信中有這麼一段：“大作和我有關，受寵若驚。劉荒田倘在新詩史或文學史上留下一星半點痕跡，最大的可能便是因為名字上了您的這首詩。不過，連帶有一問題：‘頭髮是智慧的象徵’，對您完全貼切——一頭銀髮真羨煞人。可是我的頭髮日漸稀疏，牛山濯濯的景觀在數年後肯定呈現，這本來不是問題，我才不在乎呢，禿了正好省下洗髮精和染髮劑的開銷。可是，根據您的詩，我的智慧不得不一路少下去，這可一點也不好玩。人老了，就該像您，憑智慧過日子。您可否另寫一首，贈我一點外快，諸如‘皺紋是智慧的象徵’，‘老花眼是智慧的象徵’，使我的‘智慧’愈演愈烈，這該不算難事吧？”

很快就收到紀弦老人的新作和覆信。果然另贈我一首，雖然不是詠嘆皺紋或者老花眼。

## ◎劉荒田

他在詩中提到的“優勝美地的松鼠”，是我從前一首短詩詠嘆過的，紀老為文評介過，事隔10多年，仍記得一清二楚，多厲害！那陣子，台灣的陳水扁剛剛在演說中，引用紀老的一首詩作為主調。但紀老沒當成榮耀，提也不提。詩題是〈贈詩人劉荒田〉：“什麼是‘屬詩的’，什麼是‘屬散文的’，／你知我知，／有些人未必知。／／他們把‘散文的酒’／裝在‘詩的瓶子’裡了，多麼可笑！／／而當優勝美地的松鼠，／人模人樣地直立起來，／那些假洋鬼子／連看都不看它一眼／就走。／／於是我們舉杯喝采，／說荒田硬是了得。”

詩齡超過70年的詩人，像21歲做讓張愛玲擊節贊嘆的〈脫襪吟〉時一般純真，像24歲做不朽之作〈戀人之目〉時一般熱烈，像39歲做經典情詩〈你的名字〉時一般多情。我讀罷只有慚愧的份——沒認真作詩好多年了。

2005年中秋近時，紀老給我來信。他果然把我在春天的請求放在心上：“我一直在想寫一首關於額部皺紋的詩。至今尚無法得句。但有一點可以向你報告，今天早上，我對鏡細數，我的額紋已有七條。請你也數數看，現在有了幾條，快點來信，說不定可以給我一些靈感……”

我馬上回了信：“親愛的路老師（注，紀弦原名路逾）：

您額上皺紋就這麼多？盡管在‘七條’下加了著重號，仍舊不算優勝。我呢，詩做不過你，但皺紋肯定贏了你。不用

對鏡，我也知道臉上的皺紋，不但跑不掉，而且與時俱進，早已不只七條。

七條皺紋，怎麼分配？實在是難題。一條記載大陸時期的坎坷命途，一條記載台灣時期的疊疊關山，一條記載美西時期的曉霧夕照，一條記載過了‘月光岩婚’（結婚70周年）的鸞鵲情深，一條記載貫穿畢生的詩之路，一條記載海波一般的鄉愁，一條記載‘蜜兒不來（Millbrae，紀老所居住的城市，紀弦老人故意譯得荒蕪，其實此地繁花照眼，風景甚佳）的散淡晚景……

記不完呢！你投在詩之國度那檳榔樹一般的影子，你那狼一般嗥叫在詩之高原的聲線，該錄入哪一根皺紋？

92歲的人，才7條！老師老師，怎麼辦？待百歲以後，多長幾條再動筆吧！

……”

信寄出後卻想及，憑每天對鏡所得的囫圇印象，便說自家皺紋超過七條，心裡不大踏實。遂進浴室，對鏡研究因老得一塌糊塗而很少認真清點的面子，結論是：額紋，即抬頭紋，粗大的有四條，旁邊細紋無數。原來，臉變成了河湧密布的土地，怪不得光陰流失這般迅捷。紀老自稱抬頭紋七條，不知把“支流”算上沒有？若沒有，這一局我贏不了他。但我不服氣，要見上老人家的面，細加比對再說。可惜，打這以後和他很少見面，見到了，也忘記對他的臉作“訓話”。“額紋”公案，不了了之。

7月24日於美國舊金山

## 天狼傳奇

時間已經靜止，但數字空間依舊隨眼睛的光彩變幻：一片槐樹葉從太空飄落，流離晃蕩到了火災之城。那裡的人住在一列列酒罈築就的城堡中，而微醺後吠月的犬吠啊吠的就吠出了一聲聲淒厲已極之長嘯，讓獅子座的流星們戰慄得颯颯颯颯如雨

星星遂輕易地被夾帶於詩集內，叨著煙斗、搖著手杖過海……每個黃昏在島上，用一把無形的鑿子雕刻著檳榔樹煩憂的前額。可那煩憂愈鑿愈高，直至與寂寞等高之際，茉莉花開，蒼蠅嗡嗡……樹只好貼了郵票，蓋了郵戳，將自己寄到很遠很遠的國度

斯處山也茫茫，水也茫茫，未聞蟬鳴，卻遇見從前撿到的一枚蟬蛻……纔高興得不過做了個將起舞的姿勢，便迎來了稀金屬造的飛船，要飛去浩瀚宇宙換取偉大的孤獨

據說時間重新運行之後，每當人們仰首於失眠的夜空，往往能看見無詩神的詩人正束上他那嵌著三明星的腰帶，在銀河兩岸散步

後記：7月23日得知紀老逝世的消息後，他的許多詩句在腦海間激盪了兩個星期，謹據此綴成一個本來就屬於他的“詩環”送他遠行，並存追思！

2013年8月7日洛杉磯

◎詩人已乘黃鶴去——懷念紀弦特輯

## 老虎草

花園裡每年越長越旺，鋤也鋤不盡的伏地老虎草（毛茛）屬多年生草本。葉片圓形或五角形，深綠葉子的深裂尖銳，與金黃圓潤閃亮的五片花瓣構成鮮明的對比。中醫外用全草發癩疹，治眼疾，鮮根搗爛擠出橙黃色的汁液，有腐蝕性可用來除疣去雞眼，也可以敷於患處治淋巴結核。好像也能做農用殺蟲劑。英文又稱作 buttercup，黃油杯，從歐洲移植進入新大陸的和本地原生的，在路邊河邊有太陽的潮地長成一片，鮮亮的小花兒非常愛人，可只要你把它們摘下來，不出五分鐘就無精打采失去潤澤了。為什麼中文叫老虎草？五片花瓣像老虎的腳印？金黃的花兒顏色像虎皮？還是該草像老虎一樣性情凶猛，在花園裡不時覆蓋侵襲植養的園藝品種？或者根子汁液腐蝕性強壯像老虎能咬人一口？還是和老虎一樣只能看不能帶回家，野性難馴？野生老虎難得一見，現在和後來的人也許靠了這雜草的野性，還能喚起對老虎腳印，老虎色澤，老虎野性的記憶？

## 海的憐憫

“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怎麼成為“林副統帥”的代名詞和敬祝語？那時候太小，只記得在學校和公共場合唱過。家裡堂屋也在牆上畫了紅太陽，是不是也像在公共場合，與家人站成一排，面壁唱頌歌，卻記不清了。林副統帥苦心韜晦

，到了還是沒能跳出極權制度的掌心。“五七一工程”是執政黨內沒有言論自由的結果，走的還是“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老路。血腥的路。林副統帥也倒在路上，為了共產主義犧牲了個人最大的利益。專制和暴力革命是條死路，東歐和蘇維埃的實踐和當今中國的政治困境，用幾代人的血淚驗證了這是條代價巨大的歧途。那麼，大海航行靠什麼？需要舵手，還需要很多硬件和軟件，天氣，人氣，星辰導航，海的憐憫。

## 櫻桃無心無肝

天才詩人聞一多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對新詩格律的建設性試驗和議論，現在看來太心急也太超前了，所以沒有被後來者的實踐印證。心氣太足，作為一介書生，也低估了民國政治的黑暗，自己沒能改天換地重建詩的家園，反被中國那一潭被他蔑視為“死水”的漩渦淹沒。實在是近代中國詩壇最令人痛心的夭折。今年園裡二月就開了花的卞氏櫻桃，被三月的凍雨和大風折磨得一果未落。好在沒傷筋骨，除去被黑尾鹿啃掉了靠下邊杈叉上的葉子，不怎麼美觀，它把養分和時間都用來長粗長高，想必明年後年一定會有落果的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還是從人的視角講話。櫻桃無心無肝，又不能躲風避雨，易地而生，反比有心計有情感有能動性的人，富於適應性和對付險惡環境的能力。令人感慨。後來者企圖再次穿越“死水”，能不能從“活樹”枝頭學到什麼？



## ■向明

### 迎春

聽說春天要來了  
那些美麗的花兒  
都爭先恐後的開放

誰能猜得出  
看那個勁兒  
它們是向誰  
獻媚，還是獻身

不過，我知道  
這季節性的儀式  
是在為我們迎春

2013/1/24

### 走進大賣場

走進大賣場  
吞鯨的慾望  
便有如日中天的響亮  
堆高機疊高的都是我  
我的卡洛里  
我的唯他命  
我的維骨力  
我的精力湯

走進大賣場  
所有的價值  
都被自己的卑微推翻  
計算機裡無相關存檔  
我的一個字編不出一片條碼  
我的一首詩換不來一個披薩  
我的幾本書只能在書房藏身  
我這個詩人標不出價在賣場

走進大賣場

唏唏又嚷嚷  
蘿蔔白菜苦瓜香蕉都有行市  
衛生棉濕紙巾洗髮精多代言  
智慧型手機太智慧而我不智  
高畫質大電視擠不進我蝸居  
只想嘗一杯白蘭地又不零賣  
再怎麼便宜薄紙幣出手都難

2013/1/28

### 有鳥飛過

洋面如藍天一樣闊綽  
心靈的窄縫卻賒不進幾絲陽光  
真盼  
有鳥飛過

有鳥飛過便可看到  
翅膀的力道勝過一排閃電  
目中無人昂首向前著  
頗有與天地較勁的囂張  
多少有腳的都在引頸豔羨  
她那凌雲之志  
她只知飛翔，飛翔  
其他一切都讓  
腳踏實地的你去空想  
虛妄

有鳥飛過便是一道幸福的靈光  
至少，至少有一個不屈的意志  
在引誘  
向上仰望  
不管那是鴻雁、兀鷹、雲雀  
即使只有一隻小蜂鳥  
那麼輕巧的飛過

2013/7/12

### 一葉蓮

吾愛 夠坦誠了吧  
纖毫畢露，肌里分明

## ■冬夢

### 見綠

微風的早上  
宵來的心事實在太多  
妻說，何不將它們分類  
路過  
黃的棕的藍的環保的  
金屬塑膠廢紙的回收箱  
我實在不忍看到  
屬紙的詩的排列  
我愛的藍  
只能敬陪末座

微風的早上  
妻說，隨遇而安吧  
秋涼剛來  
猶幸  
這堆亂石  
居然驚喜冒出一芽一葉的  
春天的綠

冬天還遠  
是的  
妻的話一點都不冷

2013年寄自香港

只顯這簡單的翠色  
絕不吐出，內裡的  
血脈弛張，肉跳心驚

吾愛 看多麼乖巧  
不必耽心化作春泥  
清水便有我充足養份  
總以素顏  
掠奪你的眼睛

2013/7/17

## ■ 嚴力

### 時尚詠嘆調

對時尚界來說  
專利不分男女  
只分男女裝  
這年頭  
人們一出門  
就需要時裝開路  
熱愛社會關係的人  
都有點紅包的打扮

但不管你攻讀的是  
碩士還是博士  
那個永恆的時尚  
叫衣錦還鄉

還有一些富豪  
已富到不需要打扮了  
他們早就穿上了羨慕者的目光  
這種目光冬暖夏涼  
並且不需要洗燙

對我來說呢  
生不帶來死不帶走  
被生命曝光之後  
我逐漸把光脫光了

2011.6 ·

### 中西醫結合

人體的地貌既有明顯的曲線  
又有器官的向內延伸  
中醫沿著脈搏的起伏  
繼續探索著筋絡的明暗走勢  
而西醫的標準圖上  
細小的溝渠已被一筆勾掉

新大陸 138 期創刊 23 週年紀念號

## ■ 遠方

### 眺望洛杉磯港

當遠處的海平線  
不幸被讀成  
心電圖  
幾十年的漂泊浪蕩  
我還是慌了神

回不去了  
能說的後悔話  
早都被海流帶走  
那次潮水退後  
就再也沒有漲過  
因為一年四季  
借不到東風  
我的當初

已經鏽迹斑斑  
一如船身  
被失望日夜侵蝕

港口的燈火輝煌  
我卻只能選擇眺望  
從乾涸的甲板上  
從被拒絕的遠遠的防波隄外  
只為找不到領航員  
沒人想偷渡

到處是出入清晰的高速公路  
所以每次看病我都在  
體會行走與坐車的兩種速度  
並配合兩種文化對我健康的調查

我突然領悟  
在中西醫結合的門診處  
我也可以為世界政治掛個號

2012.9.

## ■ 錢雪冰

### 網

我這張網一旦進入戰爭狀態  
別說魚蝦 更別說燈光 眼淚  
即使腳底抹油的謊言  
頭上長刺的謊言的兄弟姐妹  
統統一網打盡

殺絕這件事  
交給岸  
地平線盡頭  
岸神不知鬼不覺  
亮劍回鞘

### 孤獨

把自己交給電視遙控器的一個人  
把自己交給電腦屏幕的另一個人  
在雨中奔跑  
他們每人手裡一把傘  
他們不知道按哪個鍵  
才能將傘打開

兩個人在雨中奔跑  
兩個人手裡的兩把傘  
此時 像雨一樣孤獨

### 彎下腰

彎下腰 給一群螞蟻讓路  
抬起頭 讓陽光看清我眼中的淚

螞蟻們不懂得感謝  
我眼中的淚不懂得感謝

螞蟻走後 我繼續彎下腰  
等到下一群螞蟻出現

眼中的淚滑落之後 我繼續抬起頭  
等待陽光教會我微笑

2013 寄自江蘇南通

## ■桑克

### 僵 持

在喀納斯的夜裏，  
冷在孤獨的裏面，  
熱在熱情的外面。

雙方的交談多麼激烈，  
彷彿熱是我的姐姐，  
我的秘密的會社……

望著群山的時候，  
望著群星的時候，  
大把大把的冷空氣書寫著清新。

而異鄉畢竟是異鄉，  
從方言裏流出清淡的蜂蜜。  
從白樺樹裏，從冷杉裏，

從枝杈間棉朵似的雪球裏，  
從筋腱爆裂的白松裏，  
從你的恍惚裏，

彼此僵持著  
不肯吐露回憶之中的回憶，  
乾冷的回憶，乾巴巴的旅行記，

擰巴的淚滴……  
誰讓你帶來這麼多的包袱？  
誰讓你把煙塵埋在喀納斯的湖底？

紅色的鮭魚做著什麼樣的美夢？  
白色的乾雪對草尖有著怎樣的敬意？  
在這十二月的隆冬，

在這酒精的考驗裏。  
忽遠忽近的面影模擬著濟慈。  
是我在哭，不是別人。

春天的時候應該有風吧？  
否則誰會吹開你的心門？  
誰還會記得接待中心蒙霜的玻璃？

## ■回慧

### 末·愛

關於殤亡的流言和一枚硬幣  
疊在一起。在信仰裡  
供貧困摩擦著驚喜  
那時的我們，總在驚喜的火花中  
在發抖，在迷醉

水草漫過家園，銅鏡的倒影戰慄著  
將一切所見拂向南極川山  
眾所週知這人間的美味  
（除卻爐火相圍的日子）這人間的美味  
一炮成灰。只願——

每一顆樹收留我們的種子  
收留那狂熱的歲月  
重燃草籽的心  
願每一滴水淚收留我們的愛情  
願思念不妄求，不苟且生長  
但求那把霜

但求——那把溫暖的霜  
均勻撒向我們的眉宇。讓這溫暖的純潔  
供給生的命運，允許你我完整地  
經歷那次傳說  
或一次死亡

那麼多生動而有趣的臉，  
那麼多在雪路上搖搖晃晃的橡膠輪胎  
我記得你的冬夜，

記得每一種冷，  
每一種新鮮的熱，  
每一個阿蘇，阿比拜，阿依努爾……

兩隻小山羊，  
陳末與陳漠，  
喀納斯湖怪……

2011.12.23.23:21 哈爾濱

## ■杜文輝

### 日 子

我移動一個黑子  
我移動一個白子  
我移動我

我圍著圈子  
我被圍住  
我不知身在何處

我看不見對面的人  
我只看見他不動聲色的腳  
鋒利的手指

### 公 園

你用燃燒的舌頭  
燃燒舌頭  
你的長髮在他的脖子上  
纏了幾纏

對角線上  
不遠的牆根下面  
她和他  
正用昨天嘗過野蜂蜜的嘴  
射出子彈和玻璃片

### 春 天

風開始搬運塵土  
汽車開始搬運命運

一隻蜜蜂  
搬運老父親頭上的舊氈帽  
母親用小腳搬運年齡

那些入冬以來縮入地下的腦袋  
又漸漸露出來

我提著空空的雙手  
去尋找自己沒有的



## ■黃天賜

### 雨夜在觀瀾

今夜在一個叫觀瀾的小鎮  
一道道閃電抽打出雨聲  
落在工廠的板房上  
落在夜的暗處  
一個思鄉的人  
讓雨聲出賣了所有秘密  
五月，我被青蛙一再鼓噪  
青蛙沒有方言  
彷彿就是我家田裡的那隻  
不停地喊叫農事，又像  
不停地喚舊年的主人

### 離 開

一個人突然消失  
準確地說是一個圖標  
或者一串數字  
就像某個房間的鑰匙  
沒有徵兆地掉了  
讓我剛剛製造的一些詞語  
還有暗暗生長的煩惱  
以及一種  
看星星閃爍的習慣  
遭遇失落的伏擊

### 另一種墓碑

一個朋友已作古三年  
三年沒有了容顏  
沒有一絲血色  
暗暗地站在我的 qq 裡  
只有最後的一句話  
依舊是血一樣的颜色  
不是結束語，卻成了墓誌銘

2013 年寄自安徽

## ■草葉

### 生 長

命運只允許一個嬰兒啜泣  
他彷彿長了一雙翅膀  
自由地穿梭在光和空間之中  
他生長著  
在搖籃裏吮吸著自然的乳汁  
他清晰地感覺到陽光依偎在他的臉龐  
然後是黑夜  
他知道山崖和大海的區別  
大陸架離海洋愈來愈遠  
他開始瞭解泥土的芬芳 遍地的野花  
和荒草深處那一抹夕陽  
成群結隊的雁子遊蕩在天空  
他以幼小的身姿馴服了影子的長度  
夢想的鐵犁划開一塊塊貧瘠的土地  
耕地 播種 鋤草 滅蟲 灌溉 收割  
莊稼一天天豐碩起來  
而鐵犁卻永遠留在了土地的記憶裏  
構成了農耕文化這個片語  
還有驕傲的他  
站在高處重複著那古老的傳說  
將自身融入這片厚實的土壤  
無數個凝眸的瞬間黑暗與我們同在  
雖然光仍存於我們的頭頂  
一張張卑微的紙  
束縛在陽光照射的空間之內  
水晶和寶石的故事  
沿著尼羅河畔一直流向黃河  
貪婪瘋狂地生長  
樹木在他面前俯首 被一棵棵推到  
在失去水源和植被的瞬間  
他醒來 偷偷地扶直那些俯首的樹  
他既是沙漏也是沙  
一粒一粒 傾瀉  
他似乎即將跨進一扇遙遠的大門  
他們進去的時候，也逐漸消失

## ■張芳學

### 像煙囪一樣生活

我是一只煙囪  
每天把灰色的心情  
吐露給藍天與白雲

花開花落  
吸吮泥土的芬芳  
默默地守護著孤寂

追憶逝去的心跳  
那隻鳥兒  
在荒廢的年輪上飛翔

2013 年寄自甘肅

回首那曾經企及的目標  
呆滯的眼神只能面對死亡  
逃匿的音符和磨平的詩行  
整個天空無法挽留那一陣嘶吼  
毛筆寫下的字粉碎在紙上  
只有在彌留之際  
我們的眼裏才閃現記憶的事物  
可那些早已成為過去  
無法複製的實物  
它試圖代表不朽  
但他並不能 並不總能  
讓我們學會感恩吧  
無論如何  
力量源於它  
在我們步入荒誕的時候  
天空陰暗 晦澀的大地  
只有沉默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臉上的皺紋何時才能  
消退

2013 年寄自寧夏靈武

## ■ 俞昌雄

### 麗人堂

這是身體的建築，你不能全信  
也不能聲張，身體有它自己的宗教  
譬如美，那臉蛋和腰肢  
每一位麗人，都守著我們必經的入口  
從小女孩到大姑娘，到如花似玉  
鐘擺跟著搖晃，她們被養著  
在光陰裡，一層層地發亮  
這時你開始用到計謀  
大多數人也這樣，半夜裡夢遊  
去一座大堂，辨認那些眼神  
被帶走的後來都隱沒人間  
剩下的尤物，我們的手夠不著  
喊冤，如點蠟，最後都成一場幻影  
命裡註定是這樣，麗人們  
各有所屬，我們唯一不足的是  
與春風謀面卻不懂春風  
看得見身體，卻恐於身體的下一次  
出走。而這，才是建築的黑暗  
麗人們一輩子所做的事  
也許只有一件，你聽好了  
在赤裸裸的族群裡，她們不願被出賣  
但渴求接納，從頭到腳  
只有一個地方是聽命於上帝的  
上帝說“你的心在哪兒你的魂就在  
哪兒，如果魂都死了  
那副絕美的肉體，誰還敢要”  
麗人們從不這麼想，尤其是撐到  
最後的那一位，她有自已的  
傳說，大幾百年都過去了  
她還活著，活在屬於她的那個朝代  
偷窺者所剩無幾，她只和君王  
徹夜尋歡，而天下無人作亂

2013.3.13 福州

## ■ 荒林

### 移民議題

聞到古老如草藥的方言  
我彷彿看到他們向南遷移的身影  
逃避戰爭和暴君  
放棄白馬和家園  
向著層巒疊嶂晝夜不停攀緣  
直到歷史停止的地方  
把語言播種在蠻荒之地的植物之間  
孩子們也茁壯成長  
舊事在童謠中比駝鈴更渺遠  
但季節的候鳥用鳥語交談  
另一個物種的故事好比寓言  
飛翔和流傳都要越過時空

當季風成為了人類的翅膀  
帆船由西向東  
這一次遷移需要大海為證  
經濟把物質們聚攏  
使植物受傷動物逃亡  
人與人在城市裏相撞  
戴上互相隔膜的面具和鐵門  
我們與孤獨為鄰  
向上帝祈求博愛  
直到每一個人感到需要：  
我與你同在  
而犧牲者這一次沒有留下語言  
沉睡的山峰也被搖醒  
看到神代表人類被釘上十字架  
他是第一位可疑的移民

現在你向我訴說迎接再生的痛苦  
又抒發股票高漲的歡欣  
說一次次有人想到革命  
但最後的晚餐已經用完  
於是她想到結婚移民  
浪漫的地球人  
你把安全和溫暖想像在別處  
生活在別處

我說  
你聽  
讓我們的交流  
從語言開始

從大街到小巷  
從苦難到天空  
我們的交流 無所不往

看見你傷心的樣子  
我的心在流淚

一百年  
一千年

讓我們的交流  
從語言開始

在詩行間  
顯出我的清瘦

2013-05-19 湖南

## ■ 長篙 交流

神的可疑沒有得到確證  
還需要更多更多犧牲

需要銘記未來 神說  
在末日來臨之前  
只能把自己攜刻在此處  
關於最後的暴君  
他的蛋糕到底有多大  
誰是合適的分配師  
而不想餓死的人們已經陸續走散  
神的事蹟要改版更正  
關於移民只剩如下議題：  
革命和婚姻  
哪一樁投資風險更大  
而飛行器裏的冒險家  
本身就是風險抵押  
於是你將革命和婚姻結盟  
製造個人傳奇  
在網路流傳

## ■唐德亮

### 驚蟄雷(長詩節選)

#### 1.

從長白山到泰山  
不算遙遠的路程  
我卻走了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啊，峰迴路轉  
風雨陽光 坎坷泥濘  
黃昏時分，終於到了  
孔夫子的故鄉  
曲阜——統治者的聖壇  
孔府，孔廟，孔林  
三枚儒家文化的大印  
戮在中國的  
皇天厚土  
巍峨的樓宇  
雕龍畫鳳，松柏森森  
奎文閣，大成殿，聖跡殿，衍聖公府  
孔子，孟軻，顏回，曾參……  
聖人，賢人，學子  
或莊嚴肅穆  
或面帶微笑  
或凝眉沉思  
我沒有點燃香火  
沒有叩頭下跪  
穿過歷史的隧道  
與無數的先哲邂逅  
三千年興衰如浮雲飄飄紛紛  
五千年歷史如黃河此漲彼消  
黃土地埋下多少纍纍白骨  
又長出多少不滅英魂  
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  
沉默在起伏的山嶺  
“道不行，將桴浮於海”  
周遊列國  
狀如喪家之犬  
孔老夫子的“仁愛” “復禮”  
迷倒了多少士子宦官  
淹沒了誅殺少正卯並曝屍三天的刀光

抹去了殘殺大批侏儒的劍影  
淹沒了“治民” “治心”  
與“上智下愚”之偏執  
“半部《論語》治天下”  
被歷代帝王翻得殘破不堪  
依舊擋不住一個王朝又一個王朝  
雪崩般坍塌  
沉舟。掙扎。傾覆  
汪洋的儒文化  
終究托不起一艘  
千瘡百孔的古老木船

#### 2.

黃河仍在咆哮  
長江依然奔騰……  
追蹤屈子足印，我來到  
汨羅江邊。只見三閭大夫  
披髮而行  
背對沉淪故都  
手持《天問》 遙對天國  
嘆君王之昏庸  
哀民生之多艱  
帶著一個個解不開的問號  
縱身沁涼的滾滾江心  
駕青龍，排浪而去  
留下一個節日  
留下一曲悲憤的棹歌  
留下一副滋養民族血脈的精魂  
留下一條文學之河  
二千餘年，綿延不絕  
越流，越大……

#### 3.

巨翼垂天，一隻鯤  
從水中游來游去  
找到了它的鵬，結合  
蛻變成一隻巨鳥  
在我的頭上 翻飛  
巨翼擊落無常的雲  
擊落堅硬的風

擊落冷冷的雨  
擊落了禮與專制的大廈  
也擊落它自己的翅膀  
在自由的天空  
失落了它的自由  
秋水盈盈，百川灌河  
大道如水，善水  
決堤，泛濫  
萬物由自然，歸真，歸樸  
乃至於歸零

曉夢迷蝶，那蝶  
消失在秋葉的深處  
鼓盆而歌，那歌  
迷失於至性至情  
我從《莊子》中採擷  
率性自由的種子  
卻種出一叢  
如血般殷紅的帶刺玫瑰

#### 4.

駕思想 之車  
顛簸中 我看見  
荀子在遠方登山，臨溪，漫遊天下  
荊棘。荒灘。碎石。亂石……  
語驚諸子：“跖若日月”！  
顛覆顛倒的歷史  
你一聲天道有常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搖撼著聖壇的根基  
以性為惡，以理為偽  
讓無數灼灼光環  
黯然失色  
你背負冷峻星光  
俯首遙望碧野  
沿著你的腳印  
我讀出了獨立，兼容，無畏  
積流成海，你是一個海  
積土成山，你  
成了一座山

2013年寄自廣東

## 春秋槓桿何處尋

五代七國三雄 撕裂堯帝九州圖騰的  
圖譜 而醺醺七賢酩酊的五嶽  
仍搗通關那在野雲遊的逸軼酒令

唯有終南山 踉踉蹌蹌走過殘破的山河  
默默撿起 時光碎片湮遠剪接的兩條扁擔

往兩肩擔扛 這麼一扛  
千百年東西 踏破多少朝代  
滄桑尋找 也不知道自己  
在尋找什麼

跋藍田望荊山涉東海  
舀滿桶瀛海風浪 淬熄  
敦煌戈壁滿腔胡馬的滾滾風沙  
一東一西 往來躑躅

直至民國五四 北大正在爭論  
東西問題 楞二金剛的終南山  
聳聳肩 叩問錢塘江的高浪浪潮  
江上一遠帆風浪回話 我們也在尋找  
那一個遙遠飄渺的東西

被歷史貶謫的終南山 驀然回首  
左肩 挑起天上來連年怒吼的黃河  
右肩 負荷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長江  
這兩條風不平浪不靜悠長而平行的扁擔  
至今仍然兩肩擔當 東西蹉跎

## 相忘於冰海

天涯海嶼上 兀佇一赤道候鳥  
正在閱讀浪花披卷的經緯線  
追蹤自己的時序方位 牠沒想到  
百年身後事 以及永恆那結冰的  
孤獨哲學 更沒想到牠持有的護照

## 大雪

將可以在地球上任何的國度  
落地簽證

一個無極的世界即將到來  
沒有春花秋月冬霜的驚艷飄白  
分不清南北東西的山水風月  
高漲的海量沖垮古人心的良知堤壩  
泛濫湮沒隴陌園圃畦的候鳥鄉愁  
孤島漂泊基因突變的全球化數碼  
沒有天長地久堅硬的兩極潔白  
沒有人能找到自己的時空位置

億萬年前冰河崩裂劇痛的忘川水  
泡沫的記憶液化為流亡的忘情水  
這一杯強勁的威士忌加冰的塊狀隱痛  
沖撞我成嚴重的失憶症  
Toucan 啊 Toucan 我還能做什麼

酒誌：犀鳥（Toucan）：諧音：兩人能。你能我能，每一個人都能。吉尼斯世界紀錄用作廣告宣傳的吉祥鳥。美國斯坎伯博士發表的《細讀極冰》，預測北極將在 2025 年完全消失，南極將在 2100 年完全消失。

## 觚稜

曲折的時光 使把勁兒  
拉開一個張弓的視角 射下  
那閃爍其詞的星星 撒下  
千百個彎彎問號 月兒彎彎  
拐彎摸角委婉的說詞  
也拉不直委曲的心曲  
再滄桑的折騰  
再彎曲的孤獨  
仍然觚觚 孤守  
一隅空中角落的港灣風浪

2013.09

大雪帶來了什麼  
意外的驚喜，浪漫的愛情  
一場交通事故，一次列車的晚點  
奔跑，摔倒，或者一串歡笑

白茫茫一片，似乎要埋葬一切  
卻永遠不能遮隱，河流和湖泊  
以及車站移動的黑影  
大地的眼睛，越發明亮

2008.1.28

## 雪夜

也許一切都已沉睡  
愛情和性慾，花朵和石頭  
寒冷不僅讓水凝成冰  
也讓汽車，趴在了地下室裏  
甚至連動物也沒有發現她的降臨  
在黑暗之中，在睡夢之外  
蛇、青蛙，兔子和烏龜  
各自守著各自的寂靜

甚至風，也無法捕捉她的身影  
那樣一種輕，比柳葉更輕  
靜靜地落在山谷裏、樹林上  
田野，悄悄被覆蓋了

“叭——”

誰聽見了樹枝的吶喊  
這黑暗中唯一的聲音？

2008.1.26



## ■林明理

### 我原鄉的欖仁樹

喔，我原鄉的欖仁樹，  
樹中之樹！  
你的清碧枝葉，  
為何眷顧著我？  
在微雨的四月，  
你的生命之歌，  
使我深深感動。

每日晨昏，  
都看你獨步街頭，  
在滿月的夜裡，  
在禪那的護念中移足。

喔，我的欖仁樹啊，

每當與你同在  
就忘卻外界的煩囂，  
你是臺東站前最美麗的一景，  
那兒有百鳥的啼嘯，  
清風、群山和雲彩  
我無比的豐足與幸福。

### 致雙溪

夜霧瀰漫小山城，  
雙溪河在我眼底喧響。  
風依舊蕭索，  
送來一地的寒。  
那叢綠中的野薑花，  
彷彿來自星群，  
從平林橋下的親水公園  
飛出無數白蝶，  
飛向水田  
飛向和悅清澈的鏡面。

## ■古松

### 斷了的塵緣

如果真的要分開  
切記再回來  
感情沒有背叛  
那裏有陽光就有愛  
更有我的思念在縈牽

你說你會懂得我的失落  
你會將每一刻的纏綿植在心坎  
原來一切值得等待的  
都永不再回來  
是你迷途了  
還是在流離失所

連夢裏也不曾回歸  
今天我忍著淚懂了  
你沒有淡忘  
只是走得太遠  
歸不得的路真的難熬

活著的一生都有對你的思念  
阿彌聲中你一路走好  
2013 年寄自香港

\*小秀，北縣貢寮鄉真理村人，  
胃癌 1987 年在台北隨落日歸去。

忽地，一隻孤鷺飛進我的愁緒。  
而明天  
陽光將仍在花間跳舞，  
這鄉景的光華，  
寂靜，如秋。

2013.4.25 寄自高雄

## ■曉蘭

### 拾荒

迂迴航行中，  
遇見獨自踟躕在海岸深淺處拾荒的你，  
才拾起今日，從指間遺逝了昨日  
才拾起今世，從眼前遺忘了前世  
我們擦肩而過，  
驀然回首，  
一絲絲灑落在記憶長巷中，酒釀桂花的  
馨香，飄然而過——  
淡淡一聲問候  
曾經，我們  
那裡 見過？

8/13/2013

## ■宋蓉

### 護城河

我不知道  
她夢中的遠方，是去向何處  
在這座日益繁榮的小城  
沒有誰比她更加貼近城市的心臟

這麼多年了  
她早已學會了不離不棄  
即使有人向她身上投擲垃圾  
她也只是皺一皺眉頭

她越來越憔悴了  
皮膚的黯淡帶出了咳嗽，哮喘  
提前到來的老年斑  
她強忍著，不說出內心魚群遠去的痛

雨水和雪花  
是她遠嫁異地的妹妹  
也只有見到她們的時候  
小河才會抱緊親人，流淚並失聲痛哭

2013.4.25 寄自江蘇

## ■杰地

### 太極之野馬分鬃

誰是奔放的野馬  
你，我，還是萬仞峽側的野花  
都曾狂傲，都曾踐踏天涯  
有時在夢中，有時在夢中人的夢中  
而又有幾回，令谷口的寒風匍匐足下

心中的馬群揚蹄狂奔，也追不上  
那匹名喚時光的野駒  
漂亮的鬃髮左右飛揚  
讓分離和訣別盡顯壯美

還剩下什麼定律  
被值得踏碎後再被重建  
我只在曠野上揮動時光之鞭梭  
做一個合格的牧者

### 太極之攬雀尾

追憶雲邊燦爛的邂逅  
緬懷夕陽遠逝的撫慰  
回想當年，天藍淨水之濃啊  
只一滴就落下西湖之美  
幾十年來嚮往彼岸  
追逐天遠，到底所得幾何？

逝去的夢化身為嬌小的雀  
依然是我美麗長歌裡  
無限深遂的絕色

搵、捋、擠、按  
縱然包納九天十界  
總也攬不住一懷碎月  
只為追尋流逝的年華和帶走年華的足印  
我想再次轉換重心  
千萬次從頭來過

### 太極之劍舞斜陽

一劍斜指，幾尺外有青葉隨風而醉

## ■虔謙

### 沙 漠

日落前  
我走在沙漠中  
身上陰森的冷

日出了  
沒有神采的光線  
通往黑的無底淵

走來一位農夫  
說哪有什麼沙漠  
雨點灑落處葡萄藤翹首

他送我幾粒無花果  
它們都在  
最乾旱的日子裡成熟

口渴，我剝開清潤甘甜的果  
一枚陰陽魚游過  
腳印參差的沙丘

氣沉燕落慢，如雪墜  
半途時又被藕臂震飛  
百雀欲疾走，引青龍探首  
離岸尚遠，奈何被萬千劍影  
纏繞而回，宿鳥迎風揮塵  
投林之後，自海底攬月於懷中

點刺崩壓托架掛撩，溪帶雲抹  
離那一招名動天下的收式  
還有萬息之遙，身已在百頃桑田  
千波水暖，斜陽歸  
雅緻如初，欺近峰側問安  
卻分不清是行雲還是流水  
是長夢漸遠還是殘塵遺輝

2013年6月寄自聖路易斯

## ■夏子

### 永遠的鄉愁

穿越黢黑的長夜  
你仍捲曲著  
你的鄉愁

如果憾恨  
無可避免，那  
就領首告別吧

另一個時空裏  
我願久久  
是流浪的風  
是你靈魂背脊上  
燐火的翅

## ■于中

### 一、欄杆

如無意外  
請莫  
撞上門來

## 『無』題四首

### 二、街燈

無電的晚上  
千萬不要  
盲從

### 三、滑鼠

食指大動  
卻無一點米飯  
填肚

### 四、信封

口說無憑  
剛想說話  
馬上要閉嘴

7/11/13 寫於休士頓

## ■銀髮

### 母親節

他從南美  
打電話給北美  
快九十歲的母親

媽媽  
母親節快樂

母親  
今年開始像他  
什麼都愛問的小孫女

最初問  
什麼是母親節  
最後  
轉向照顧她的長女  
問  
這個說是我長子的人  
是誰

2013-5-12 · 北卡

### 又失眠了

耳機當然要塞進耳朵  
側臥  
藍色多瑙河  
卻把枕頭都浸濕了  
乾脆把流竄的舊時記憶  
統統擰乾  
反側  
隨身聽一下子點擊  
PSY  
萬馬奔騰的 Gangnam Style

2013-2-15 · 北卡

## ■石羚

### 風你就歇歇吧

風你就歇歇吧  
空無所有又何必尋覓  
沒有我 他依然挺立

風你就歇歇吧  
離別當然痛楚  
但明天卻又太遠

風你就歇歇吧  
讓雨下得透澈的  
讓我的頭髮  
濕著每一根過去的  
空間

### 思 維

有時滔滔不絕  
有時沉默無聲  
來時觸發每根神經  
牽動每根指頭  
去時輕如一聲無奈的嘆息  
輕如被生活壓得扁扁的心情

當她笑時  
煩惱的荒野上  
含苞的花蕾立即綻放

### 讀銀髮的詩我發笑

讀應該哭的詩  
我笑會不會是一種怪症？

醫生用 X 光透視我全身  
不發現笑的黑影  
化驗我的細胞  
成份複雜

## ■王婉娜

### 寵的外一章

到底誰把誰  
寵成一身玫瑰紅意  
字字化身春風  
輕輕飛過夢鄉花  
紅幻綠影  
紫色蝴蝶  
帶出琥珀一抹驚豔  
陽光下那串笑聲  
細細彷彿  
一詩又一詞  
編織玲瓏的心  
棲宿層層鏤空  
謎宮的象牙球  
待到無花果花開  
迎向她的眼神  
如無數星芒  
讓她輕易解讀有人  
曾經存在  
心事如麻冷冬  
歸咎倉頡造字  
忘了把心鎖上  
愛與受  
從此蒲公英  
滿腦子憂思  
蕾絲白紗裙子醉了  
醺然一個美妙圓弧轉身  
Boheme 天涯舞步  
把軌跡延伸向  
那一道不羈彩虹  
又一個無法畫下  
完美句點  
寵的故事

2013 年加州

自我結論：  
我被這首詩污染

後記：讀 2013 年 8 月《新大陸  
詩雙月刊》第 137 期銀髮的〈夢入  
唐朝〉有感。

## ■刀飛

### 戰爭 外一章

#### (一)百花齊放

由於一群狂蜂浪蝶  
硬要把這邊血脈貫張的花粉  
飛吻到那邊青澀的叢林  
所以戰爭開始醞釀  
一罈血腥味的紅酒

然後百花齊放  
鮮艷的顏色串聯起慶典的炮竹  
響紅了崇山峻嶺  
染紅了江河湖泊  
火紅了城鄉市鎮

每一朵盛開的花卉  
就是一枚轟然爆炸的炮彈  
蕈狀雲冉冉升起  
扭曲形成黑玫瑰的煙花  
日日如是，夜夜如是

而生命的最後歸宿  
只是眾花爭艷中  
煙硝瀰漫中  
結出的顆顆果實  
顆顆酸甜苦辣

2013/08/16

#### (二)海洛因的煙霧

戰爭順理成章的爆發  
煙硝結伴瘟疫四處瀰漫  
猶如吸食海洛因的煙霧  
愈來愈猖獗  
愈來愈過癮

當戰爭互相爭辯時  
議桌上雙方加大正義的籌碼  
戰場上雙方增添武器的砝碼

## ■陳葆珍

### 遠遊歸來

本來是陌生的  
剛剛熟悉  
本來是熟悉的  
又變得陌生  
我滿臉風塵  
面對這東西兩岸  
忽然醒悟  
我只不過是  
一個匆匆過客  
而它們  
才屬於永恆

2013年8月29日紐約

同時也在人民的命運上  
一併賭上了血肉的卑微

戰爭是弄刀舞劍的擂台  
只為了個人的青史留名  
硬把人類生命踐踏  
成為豐功偉業的墊腳石  
戰士紀念碑下的一撮焦黃亂草

而政客虛偽的面孔  
如同法院前那座冰冷的  
面無表情的大理石像  
一手拿劍一手拿的  
不是公秤而是人頭

戰爭誓要無限擴張  
霸權誓要不斷拓展  
直到千萬的生靈塗炭  
才能緩緩懸起  
那面抽象鴿的旗幟

2013/08/02

註：畢卡索的抽象名畫“和平鴿”  
是當今公認的和平象徵。

## ■施漢威

### 宿疾常在體內作痛

永遠懷念  
你曾伴我成長的腳步  
那些年的日子  
生命是怒放的向日葵  
繞著友誼光芒旋轉

誤會是最致命的裂痕  
自尊把縫隙越擴越闊  
三十多載陽關道與獨木橋  
全然迥異的海角天涯

你將前塵洗刷得了無痕跡  
我陳年的宿疾  
卻  
常在體內  
作痛

27.8.2013 越南

## ■林小東

一個滿臉風霜女人  
抱著嬰兒  
坐在橋頭  
乞憐

路過的人  
順手扔下  
一個同情  
又一個同情

同情落滿地  
烈日下  
光芒耀眼  
女人嘴角漾開  
蒙娜麗莎微笑

2013.09.02 越南

## 橋頭曬同情



## ■謝勳

### 曾經熱血的 紅砂岩

——遊印度阿格拉勝利宮

薄霧飄忽  
輕撫那一海  
蒼勁的石塊  
那一片  
曾經熱血的紅砂岩

石雕細處  
包孕著  
伊斯蘭印度  
天堂般的結合  
敞開著愛的情懷

一方門檻  
一扇窗  
長滿  
時間的斑點  
呢喃著  
歷史的殘缺

屋頂上  
安閒的鴿子  
冷眼守住  
春去秋來的流轉  
人去樓已空  
而傳說  
依舊

迷霧頓開  
陽光一地撒漫  
而此刻  
幽暗塔樓的角落  
我與古人  
邂逅

## ■輕鳴

### 變形、現形

溜進遊樂園  
哈哈鏡前  
變形  
面目扭曲，怪模怪樣

鑽入名利場  
潛規則中  
現形  
魑魅魍魎，狐狼獅狼

瞪著鏡子裡向來不把我放在眼裡的自己

猛拳重擊，狂喜不已  
嘀嗒的鐘聲在血聲的嘀嗒中猝然逝去  
死水般的時間卻未停滯  
一陣隱痛，從未名的未來呼嘯湧來  
那一刻，比最深的海溝還深  
原創的創傷由此永恆  
受萬有引力誘惑墜落的蘋果咧嘴腹語  
睡吧！關上眼簾  
大霹靂之前的神秘  
放縱沉溺

### 黑鳥的答覆

我  
就是我  
不管  
人們對我有多少看法

不管  
我的嗓音、羽色和相貌  
如何刺激  
人們的感官、想像和魂靈

我  
不會閉嘴  
不會去漂染

## ■魏鵬展

### 黑色的光

這是一個黑色的世界  
我用黑色的光  
尋找黑色的前路  
黑色的手不能停下來  
陰冷的黑洞裏  
我最怕沒有聲音的黑色  
這是一個不需時鐘的世界  
但我知道看不見的時間  
咳嗽聲的回音  
告訴我該吃藥了  
我用黑色的光  
尋覓沒有顏色的小藥丸

2013年寄自香港

不會去換毛  
更不會去整容

想鳴就鳴——九歌伊甸  
荒原神曲——想飛就飛  
想棲就棲——建木黑洞

### 隨性所欲，絕無戒律

shī 中 huà 中 jìng 中  
不管怎樣  
被變色被變形被變態被變質

I AM THAT I AM

註：美國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著名詩篇題為《看一隻黑鳥的十三種方法》。shī 是詩、濕和失等字的漢語拼音。huà 是畫、化和話等字的漢語拼音。jìng 是鏡、淨、靜和境等字的漢語拼音。

2013年寄自Maryland

## ■李成恩

### 與武則天相遇

我笑著對耀州刺史溫韜說：挖還是不挖  
此時天色陰暗，雲朵像秦磚漢瓦  
它們裝成晃晃悠悠的樣子緊跟身後  
而樹木都是古木，有的像侍女  
有的酷似表情痴呆的侍郎

耀州刺史溫韜用斷枝抽打山頂上的浮雲  
他的意思是，你想挖就挖吧  
山上的鳥的眼睛你也可以挖  
盛唐你也可以挖，但你要負責

她口中的貝玉  
與《蘭亭序》都屬於發財心切的人  
我耀州刺史溫韜是個有官銜的大盜墓賊  
我嘲諷躲在樹林裡像個初中生的收藏癖  
他幼稚可笑的腦子壞了，他夢想  
躺到棺槨  
口含貝玉，扮演變態的詞語的統治者

距今 1300 年的尤物，抱著一百卷  
《垂拱集》  
和十卷《金輪集》，她的熟睡堅不可摧  
她的腰上纏緊李治的風流，她霸佔了  
天下  
卻與你分享這肉體一樣起伏的山崗

武則天，我們的相遇是可以的，你的  
態度  
你的微笑，像這肉體一樣起伏的山崗  
但小毛賊多如牛毛，其中最  
自以為是的收藏癖  
他跪倒在你的裙裾之下，女王呀賜他  
一點可憐的瓦片吧  
他暗戀你，暗戀得快要發瘋了  
或者因為眼紅，他的心臟提前  
腐爛了，他叫著

## ■依雯

### 雲的天使

心在糾結  
脈搏亦步亦趨  
想妳之夜慢慢的熬  
一切回不去了  
孤寂旅程  
一直一直自己走  
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雲的天使  
穿梭在雲河巡視  
張開翅膀  
聆聽世間不平事故  
會笑的雲來分享  
會哭的雲來分憂  
而天氣變暖能否操縱  
明知道泡沫一觸就散  
卻假裝若無其事  
盡管如此

雲在飛 風在逛  
背包超載  
雲河中疊成妳的假象  
醞釀那麼一點點愛意  
莎士比亞的對白  
拋向雲霄

2013/8/28 越南

“盜墓賊，盜墓賊請給我一顆棺槨  
一樣的心臟”  
我看見武則天在他心臟裡梳頭，  
她的態度，她的微笑  
全是他要收藏的。我看見耀州刺史  
溫韜  
在光天化日之下，他隱身到這肉體  
一樣起伏的山崗裡去了

2013 年寄自北京

## ■夢娜

### 家

#### 前院

奇花異草  
野得叫不出名  
一排茂密的小樹  
修剪成五·四青年頭  
齊耳的短髮  
築成籬笆  
誰家的卷毛狗  
走成貓咪的步伐

#### 後院

幾棵樹 無花果  
數著年輪  
飛鳥的聚會

有些花  
老是不開  
有些花  
總開不敗

#### 魚池

海邊的瑪瑙石  
擠成魚池的長堤  
一些顏色游動  
金魚的鬍鬚

每天去喂它們  
習慣成自然  
默默相守  
此時無聲勝有聲

要度假了  
家 裝進行李箱  
前院 後院 魚池

2013 年寄自荷蘭

## ■李斐

### 紀念師傅陳克夫

(1916-2013)

“潔白的仙鶴  
請將雙翼借我  
不會遠行高飛  
到了理塘就回”

——達賴喇嘛六世倉央嘉措 (1683-1706)

挾著神針的仙鶴

翱翔飛渡世界各國

武術種子一把一把撒落

外國孩子因功夫而習漢學

中原弟子承接古風脈絡

師傅！就這樣捧著大圓滿走了

留下後人複述一生傳奇的輝煌

澳門新花園擂台比武交手

混沌無極爆炸演變兩極

陰極陽極洋姥姥中央公園練太極

太極掌門人吳公儀馳譽武術界

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豈是等閑

陳克夫闖東履西江湖未逢對手

飛虎隊教官英雄出道青年

何方高人不想武林跨獨步

兩雄相爭武夫不能做老二

不勝不負兩高手判決不和

民族高層次仁學一團和氣

高段招式化解武林意氣泯一笑

如此拉開武術世界的序幕

綿綿而來武俠小說又電影

輸送民族已剩下不多俠義血液

被寵的作家兩位即時臨盆了

動作明星和編導相繼爆紅銀幕

香江上空衛氣祥和島嶼不識冷漠

港人安樂中偶爾遠眺他方的不幸

假如隔河的那塊大地當年也如此

我便少讀厚厚黑暗的歷史

師傅！感嘆你的跌打藥酒

品牌尚未上市，骨折內傷有嗎傳世

就借鶴西去甘丹寺“駐馬停槍”

不生不滅“白鶴亮翅”回歸高原

2013年8月6日紐約

後記：白鶴拳是南拳著名拳派，命名繁多，有福建白鶴拳，台灣白鶴拳，永春白鶴拳種種，許是拳派中最容易混淆的名稱。陳克夫師傅在1977年2月，於紐約設立“國際白鶴派拳社。”

白鶴拳始自明末清初的玉樹地區，以八拳、八步、八指、拳掌指三法見長。傳至清代星龍長老，晚年退隱廣東肇慶，授徒廣州十虎。王隱林開宗立派門人有朱子堯，黃林開再傳弟子吳肇鍾。1952年在香港干諾道成立“白鶴派健身學院。”當年香港政府對武術嚴格限制，只能以健身院稱謂。吳肇鍾人物英爽風采，精醫術、擅古文、書法勁秀、詩詞蒼鬱，臻達文武兩途的尖端。有意無意間造成香港報紙上文人在文字上挑起1954年1月17日，澳門新花園吳公儀與陳克夫訂下生死狀擂台比武暗底導線。當年轟動港澳，也達成九龍石峽尾大火為災民籌款龐大數目的義舉。吳公儀父親吳鑑泉太極名師，陳克夫是吳肇鍾弟子三夫之一，欲知詳情，請開電腦。

擂台比武之後，影響深遠；梁羽生在《新晚報》數天後即寫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金庸稍後在《大公報》刊載《書劍恩仇錄》。胡鵬和關德興合作“黃飛鴻系列”的功夫影片，黃飛鴻代表儒家倫理道德觀的英雄典型。導演張徹是當年男性陽剛氣概的表表者；〈獨臂刀〉〈刺馬〉〈馬永貞〉〈洪拳小子〉〈報仇〉，每寸膠片充塞血肉和霸氣；傳統中人物對友情，守信、重諾、義氣和情義，雄赳赳男性主義挺胸昂頭，澎湃著意志力鼓舞著觀眾，能不回味那個時代那些電影？另一位對武俠電影有重大貢獻者，他深究明史，每一部影片用嚴肅的心考據，用鏡頭畫山水，用攝影寫詩詞。讓我抄下《中國百年電影》第361頁一段來形容他：“胡金銓的〈大醉俠〉似醉非醉的濁世清醒，邊疆關外〈龍門客棧〉的殊死搏鬥，禪意十足的〈空山靈雨〉，胡金銓的武俠片貫注了中國古往今來劍客俠士救人救世完善的自我理想……李安〈卧虎藏龍〉再現〈俠女〉裡那一片碧綠青翠的竹林，胡金銓的影響顯而易見……。”後面而來古龍和楚原的合作，漸見武俠電影美學的完整，文學上的浪漫在畫面內更具體和優美。澳門擂台比武無形造成楔子，直線或曲線在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開拓的創意擴充了無限空間。

我大概在1982年走進武館，作為師門萬萬千個記名弟子，可是師傅不常在紐約，開始從師傅得意門人陳燦輝，我們暱

## ■小寒

### 藏 愛

以為將  
對你的愛  
我的心  
藏在樹裡最安全  
怎料  
卻被粗心大意的木匠  
剖開

愛  
隨著年輪  
入  
木  
三  
分

2013年寄自越南

稱“輝哥”傳授白鶴派眾多拳種最高的“綿裏針”（亦稱兜羅手）和“白鶴劍”。到現在為止我停留三腳貓的功夫；但我人生觀和宇宙觀整個改變和擴大，從武術中略窺易筋洗髓之法，從藏傳佛教“拙火”到瑜伽“軍荼利尼”（Kundalini），自我意識到大我意識，對詩章的興發與生命的契合，有了深層的領悟。

這篇文稿粗略記下師門給我的啟蒙，師傅將我人生中層層門戶打開一條重要鎖匙，我的幸運，我的感恩。

註一：陳克夫灌頂藏傳格魯派。

註二：“大圓滿”是格魯派代表性的軌儀。

註三：甘丹寺在宗喀巴晚年創立根基的廟宇。

註四：“駐馬停槍”是“綿裏針”招式之一。

註五：“白鶴亮翅”武術招式。

## ■汗青

### 大道之行也

我已經縮進地底了  
天大地大  
任你打橫行  
還不行嗎？

原來眼紅眼綠  
欲加於罪  
我身上的一滴油渣

2013-08-30

### 詩囊

當日我含血而去  
雙耳拖得長長  
欲奢聽妳唉一口氣

無奈妳雙眼凝住我  
我知  
從此天涯行囊  
少不了妳

有時我真希望  
遇上個大盜解語  
把整個包袱  
連根拔起

可惜日換星移  
妳已經食入我血  
變成一首首詩

詩  
連小偷也不偷  
違論大盜  
妳知  
我知

## ■蔡可風

### 春歸何處

——讀陳韋華自傳小說  
《遲來的春天》

嶺南十月的小陽春 曾經  
把蜂蜂蝶蝶引入  
時空 的迷蒙  
歧途裡的花團錦簇  
令她們鬧鬧嚷嚷 分不出  
抗日勝利和全國解放  
天地的 南北西東  
滿巢的精卵和幼蟲 在做著  
同一類  
溫馨 理想的妙夢  
破繭而出時的氣候  
竟然是周天漫長的嚴冬  
青春的活力 或消耗在  
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 或  
消沉在 炎黃弟兄鬩牆之中  
飢寒的寧靜顛覆了共同  
零落成一片片 片片是  
知識被埋沒在污泥深處的貧窮

春風是不渡玉門關的 何況是  
由階級鬥爭學說築成的黑洞  
與生俱來的 春光不再  
能再的那個遲來 應是  
憑生命拼搏踏上的彼岸淨土  
賦予 一的一切與一切的一  
如沐春風

2013年9月9日於紐約

此生休矣  
我背負一囊詩  
空閒葬葬花  
走進紅樓夢裏

2013-08-30 加拿大

## ■丁鵬

### 流星點燃蒼白 的指針

火烈鳥由枯木竄出  
尋覓鳳眼菩提，抓緊的  
只是灰燼。致幻的  
日光你每日吸食，芬芳的  
發黴的橙子。兩條  
懵懂的蟲，在獼猴桃的  
心裡相遇。心在懷裡  
藏太久了，詩  
是酸的。你嫻靜地閱讀  
將詩人喚醒，一朵風  
在你指尖開，無處不在的  
風在霧霾中纏綿。你  
脫靴子，攀梯子，腳  
溫柔地縮進被子。心  
卻在風雪中走失。

### 膽小鬼

孤獨以分叉的  
舌尖舔我，把夢鑿穿  
的目光是不安的。你的靈魂  
是一碟味美的筍，愛我  
你就會被我捕獲。嬌美的髮絲  
將我的目光勒緊，秋風  
迫得你不能呼吸。我沈入  
冰清的潭，水滴們恐懼的臉  
擠進我的瞳孔。我無法放棄  
詛咒自己，正如你的乳房  
並非是牢不可破。憂傷  
是不同的葉片，寂靜  
是匕首伸向自己。我將屍體  
塗改得面目全非，你的心  
仍繞著它旋轉、顫抖。

2013年寄自吉林



逃 亡

——中東戰亂

槍口炙熱  
到處狂飲鮮血解渴  
硝煙衝天  
捕捉雲朵擴大戰雲

一朵雲躲在小水塘裏避難  
發抖著 眨眼示意蘆葦不要搖擺  
一陣風吹來，不禁 又一驚  
哪裡可容身  
小小雲朵  
連影子也躲不了  
又要逃亡

草碧上天

高原 草碧上天  
白羊跟隨著  
放牧到天上

頓然 明白過來了  
那一團團的並非白雲  
是羊群

遠遠奔馳而來  
一群飛鳥撲撲的兩翼  
凌厲得不可擋  
怪不得使人驚奇了  
原來是一雙一雙羊角

一旦心會了  
雙眉也飛起來  
喜得色舞上天

2013. 2.13 紐約

秋 Herbst

漫天的樹葉飄啊飄，自遼遠高空  
仿若天國的花園在枯萎凋零  
紛紛而落，滿臉的不高興

沉重的地球墜向黑夜  
自繁星擁簇落入寂寞

我們都在墜落，那隻手也在墜落  
瞧瞧你的左右：它無所不在

而有那麼一位，將其墜落  
無限溫柔地把握在他手中

女 神 La deesse

一個空蕩酣靜的晌午  
不知她飄過多少次，  
可陽台上卻未留下  
哪怕一絲可疑的痕跡。

倘若大自然有所覺知，  
那慣常的無形  
原本輪廓清晰柔美  
反射著令人敬畏的光輝。

別 離 \*

升華亦即別離。  
我們身上的某些東西  
沒有尾隨而來，而是  
另取蹊徑，適從天意。

邂逅藝術的終極  
難道不是一次最甜蜜的別離？  
而那音樂：則是我們  
投向自我的最後一瞥。

選自《果園》33，Aus.\* Vergers (1924/25)

掌 紋\*

讓我如何去認辨  
什麼是甜美生活？  
或許通過審視  
掌心的紋絡

那些我們把握  
而成的線條和褶皺  
以及那攥起之後  
一無所有的手。

選自《果園》32，Vergers (1924/1925)

\*標題為譯者自擬。

關於詩人：

賴內·瑪麗亞·里爾克 (1875-1926)，奧地利詩人。年幼時父母離異，由於出生於中產家庭的母親對和小鐵路職員父親的婚姻不滿，給詩人幼年心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比詩人早出生一年的姐姐夭亡，母親不僅給里爾克取了一個含意“復活，再生”的名字 Rene，還把他當作女孩兒來梳妝打扮，教育撫養。這一生生活經歷亦在詩人後來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跡。還是中學生的里爾克就發表過詩，他堅信寫作是自己的人生使命。他旅遊終生，足跡遍及歐洲：西班牙，斯堪的那維亞，奧地利，法國，意大利，瑞士，俄國，包括突尼斯和埃及。而促使里爾克成為真正詩人的是一個聰慧異常，且對文學有著過人見解的，名叫露·安德烈斯·莎樂美的有夫之婦，尼采曾經的情人。他們倆多次進出莫斯科、彼得堡。在俄國，里爾克邂逅了文學泰斗托爾斯泰，創作了他生平的第一部重要詩集《時辰祈禱》，進入第一期創作高峰。里爾克早期的詩作品徘徊於自然主義，青年派和後浪漫主義風格之間，偏重主觀抒情。後期才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再也看不到詩人述說自己，抒寫個人的哀愁，只見萬物自有他自己的世界，共同組成一個真實”，揉進了抽象成分的“詠物詩”。里爾克的詩盡管充滿孤獨痛苦情緒和悲觀虛無思想，但藝術造詣很高。它不僅展示了詩的音樂美和雕塑美，而且表達了一些難以表達的內容，擴大了詩的藝術表現領域，對十九世紀末的詩體裁以及歐洲頹廢派文學都有其深厚的影響。

# 艾米莉·狄金森 詩選

Emily E. Dickinson

◎戴珏 譯

## 35. 沒人認識這朵小玫瑰

Nobody knows this little Rose

沒人認識這朵小玫瑰——  
它可能會去朝聖，  
要不是我從路上把它摘走，  
在你面前敬奉。  
只有蜜蜂會想念它——  
只有蝴蝶，  
會匆匆地遠道而來——  
在它懷裏安歇——  
只有鳥兒會錯愕——  
只有微風會嘆息——  
啊，小玫瑰——像你這樣的，  
死去是多麼容易！

## 67. 成功最甜美

Success is counted sweetest

從未取得過成功的人  
認為成功最甜美。  
經歷了最痛的逆境才能  
體會瓊漿的滋味。

這紫色的大軍今天  
雖奪取了戰旗，  
卻沒一個人能說清楚  
獲勝的定義。

他被擊敗了——生命垂危——  
受阻隔的耳朵卻聽到  
遠處突然響起了痛苦清晰的  
勝利曲調。

## 254. “希望”是有羽毛的生物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希望”是有羽毛的生物——

棲息在靈魂裡——  
唱著沒有歌詞的曲調——  
永遠都——不停息——

最甜美的——在大風中——聽到——  
暴風雨必定痛苦難堪——  
可能會使這——讓很多人溫暖的——  
小鳥尷尬不安——

在最冷峭的地域——以及最陌生的  
海上——我聽到過——  
然而，在絕境中，它從未  
向我——要過一片麵包碎末。

## 258. 有那麼一道傾斜的光

There's a certain slant of light

有那麼一道傾斜的光，  
冬日的午後——  
就像教堂樂曲般沉重，  
壓得人難受——

它給我們的是天堂的痛楚——  
我們找不到傷疤，  
卻在真意所在的地方，  
找到內在的變化——

沒人可以傳授它——一點都不行——  
它是絕望封印——  
是無上的痛苦自空中  
傳送給了我們——

它來的時候，山川傾聽——  
陰影——屏息無言——  
它去的時候，有如死神的臉色  
疏遠冷然——

## 303. 靈魂選擇她自己的團體

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靈魂選擇她自己的團體——

然後——把門緊掩——  
不再出現於——她那神啟  
的大多數面前——

無動於衷——發覺有軒車——停在  
她低矮的大門前——  
無動於衷——有位皇帝跪在  
她的踏墊上面——

我曾見過她——自一大國——  
挑選了一員——  
然後——閉上她注意力的瓣膜——  
有如石頭一般——

## 328. 一隻鳥沿著小徑走來

A Bird came down the Walk

一隻鳥沿著小徑走來——  
不知道我看見了他——  
他把一條蚯蚓啄成了兩半，  
並把那傢伙，生生吞下，

接著他從近便的草葉上  
喝了一顆露珠——  
接著，為了讓一隻甲蟲通過，  
向牆那邊跳了開去——

他用敏捷的眼睛瞥視，  
迅速地掃過四週——  
它們看著像受驚的珠子，我覺得——  
他輕微地挪動絲絨般的頭

就像遇到了危險，小心翼翼，  
我給他一塊麵包碎末，  
而他展開了他的羽翼，  
更為輕柔地划回自己的窩——

甚於雙槳划開大洋，  
過於銀白，不見裂縫——  
或甚於蝴蝶，在正午的岸邊  
躍飛，不濺水花地游動。

## 632. 頭腦比天空更廣闊

The Brain is wider than the Sky

頭腦——比天空更廣闊——  
因為——把他們放在一起——  
一個會輕易地將另一個  
包含——還包括——你——

頭腦比海更深——  
因為——拿著他們——藍對藍——  
一個會將另一個吸收——  
就如海綿——桶子——一般——

頭腦剛好有上帝的重量——  
因為——掂一掂——一斤對一斤——  
他們會有所不同——如果不同——  
就如音節不同於聲音。

## 657. 我居住在可能性中

I Dwell in Possibility

我居住在可能性中——  
一座比散文更美的宅屋——  
更為眾多的窗子——  
高一等的——門戶——

有如雪松林的內室——  
眼睛無法窺攻——  
有一片永恆的屋頂  
天空的斜穹窿——

還有遊客——最美麗的——  
就為從事——這個——  
我窄小的雙手完全張開  
把天堂聚合——

# 泰德·庫瑟 Ted Kooser

## 致父母的詩

◎木也 譯

### 母親 Mother

四月中了，路邊的  
棠棣開了，一條白練  
映著嫩草那繁茂而雀躍的綠意  
還有灰濛濛，烤焦的溝渠  
那衰頹的幽暗。沒有葉子，還沒到  
季節，  
只有纖弱，星星一樣的花瓣，  
開了，散發出甜美而永恆的香氣。

今天，你已經離開一個月了  
錯過了三場雨，還有徹夜吹刮的  
一場龍捲風。我坐在地下室  
從六點到八點，而濃厚的春天的雲  
翻著跟鬥，隆隆向東而去。接著傾  
瀉而下，  
一場暴風雨，邁著閃電的腳，  
拖著蓬鬆的肚皮穿過田野。

草地鷄回來了，金絲雀  
從綠變成金黃。今年，  
那兩隻鵝又回到了池塘，  
在樹林嘎嘎叫喚，拍打水花  
它們從不築巢，只是呆一兩個星期  
就走了。牡丹冒出來了，紅色的幼芽  
一圈圈地燃燒，像生日蠟燭，

因為我在這個月出生了，你知道，  
這是出生最好的時節，由於你，  
一切已準備好勃發生機。  
不會再有新的法蘭絨睡衣了  
你曾用老舊的黑“勝家”縫製，也  
不再有生日卡片  
上面寫著歪歪扭扭卻認真的字。  
你問過我，如果到來了會不會悲傷

是的，我很難過。而從你房間拿出  
來的鳶尾花  
現在還緊緊抓住根的拳頭，乾枯又  
落滿灰塵  
綠色的刀又像在等著晚餐，  
彷彿春天是一場盛宴。謝謝。  
如果不是你教我看待這個世界的  
方式，明白生命優遊於萬物，  
我將會永遠孤獨。

### 父親 Father

今天，你該有九十七歲了  
如果你還活著，而我們都會  
很痛苦，你和你的孩子們，  
開著車，從一間診所到另一間診所，  
一個年老的，膽怯的憂鬱症患者  
還有他焦躁的兒女，  
不停地問路，設法弄懂  
那複雜，褪了色的治療地圖。  
不過，你帶著完好的尊嚴  
離開二十年了。  
我為我們高興，儘管  
每一天都思念著你——心  
在領帶下跳動，手捧起  
我的後腦勺，古風香水味  
在空中漂浮，你興奮地講著故事。  
在這一天，每年你都喜歡提到  
出生的那一刻  
你的母親望出窗外  
看到紫丁香開了。哦，今天  
側院的紫丁香全都綻放了  
開滿了整個愛荷華州，仍在迎接你。



# 棒棒糖的盡頭

——讀向明的低調之歌

◎鴻鴻

年紀漸熟時，你希望別人如何看待你？德高望重備受尊敬？親切溫柔如沐春風？機車頑固死不悔改？還是你學到的其實是，不再在意別人的眼光？

向來有“詩壇儒者”之稱的向明，出身軍旅，早年靠寫作追求心靈自由。自修英語考取留美學電子科技，返國後在軍中任工程師，直到上校退役。年過八十之後，創作力越來越旺盛，也越來越出人意表。他的最新詩集《低調之歌》（2012·釀出版）就是一個顛覆“儒雅”形象的大逆襲。全書恐怕只有書名“低調”，內容實在是尖銳得不得了。而“低調”其實也是一種語帶雙關的反諷——詩人願意和世上最低卑的生命站在一起，唱出“無力者”的曲調。

有低，就有高。高與低的分野，來自階級與社會結構造成的不平等。居高者佔據了資源與權力，推動時代往利己的方向改變，低微者平白被剝削，卻不甘俯首稱臣。畢生處於極端講究位階的軍中，向明對此感受力特別敏銳，於是他寫老兵、寫老友、更寫“老”這個現象，出言不遜，酸辣不擋，讓人讀得過癮，忍不住大喊：“老得好！”

在這個幼稚化的年代，大家努力追求“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然而向明不但坦然接受年老，還歌頌年老。他以一篇痛快淋漓的〈老至吟〉聲稱，“老”有如無賴、神偷、精靈，即使大家努力用手術、運動、補品試圖返老還童，都無法阻擋。詩人反而提倡“視老如親，待它如忘年的友人”。這可不是故作瀟灑，詩人深明老的悲苦，在〈落塵〉這首詩中，還俏皮地自我調侃：

通透的肉眼老化成了玻璃水晶  
遺憾從此不識繁華的過眼煙雲

咬合不再滿嘴鬆脆而係遍植的假牙  
怕從此再難軟硬通吃了吧？

從前被欺哄說只有年輕時努力奮鬥，老來才有福可享。然而這資本主義

神話的正向思考，卻可能是場騙局。詩人發現勞苦的盡頭，未必有甘泉迎接：

流水沒有盡頭，江湖只是過路  
棒棒糖的盡頭肯定只剩一根光棒棒

然而他卻不因此而喪志，反而在認清萬事終歸徒勞之後，挺而為更弱勢者發聲。“吞下一大筐怨氣”後，竟回應以“吐出無數個響屁”，針對世上的眾多不公不義，率然揭竿。就像杜甫自己的茅屋被風吹破，還在念念不忘要為天下寒士找庇蔭；向明以一首〈打房謠〉為無殼蝸牛抱屈，諷刺政府拿打房當口號，對豪富只如動根寒毛，而被都更迫遷的平民，卻仍無立身之地。

不平則鳴，反而帶給創作無窮活力，成了心靈的威而剛。他痛斥那些“鐵了心的、吃果子不拜樹頭的、只信權位的、製造仇恨的”：

讓他們腐爛吧，他們腐爛掉  
會給土地帶來肥沃  
會給人間帶來收成

這詛咒好嚇人啊！背後卻是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滿懷慈悲。他看見新世界的榮景，建立在舊社會的摧毀上：

“諸多固有文化崩盤被打成無業／文創興許賺錢成為新興物業”。詩人有三種反應。一種是忍痛：“即使刺刀在肋骨間打洞／也不喊痛／只當誰在影子上刺青”。一種是靠信念支撐：“沒有月色／只要天花亂墜的幻想還在／沒有了棒棒糖／只要青青的甘蔗田還在”。而最後一種，則是怒吼反抗：“我不會給你們噴香水／偏要給你們潑硫酸”！

看似瘋言瘋語，向明卻無比清醒。詩集開卷的〈菩提識〉，就有這麼透徹的自省：

真正慈悲不了的是  
我們手無寸鐵  
卻要去打傷一隻蚊子和其家小  
而且要口噤  
阿彌陀經三千萬遍

年紀到了，才能這麼透徹地寫出人生的矛盾。不但痛罵世間的不公不義，也反省自己。向明不怕直言干犯眾怒，也不怕自剖惹人訕笑。這樣坦蕩的低調之歌，越唱越嘹亮，越唱越清新。

# 幸福的詮釋：我願意 像葉子，在春夜裡輕輕飄動

——為獲獎詩人改詩之隨筆

◎譚建生

從第一次寫詩開始至今，我常常以學習的心態來讀詩、欣賞詩，然而常常會有許多困惑，困惑其實是好事，有困惑才會有學習的動力。為了提高詩欣賞和寫作水平，我常常看一些獲獎詩人的詩作。為了更詩意地閱讀，今天斗膽為名詩人改詩。我想，這也許是一種學習的樂趣和師者的享受。

2002年《詩刊》推出“華文青年詩人獎”，經多輪篩選，最終由7名著名詩人及詩評家，在入選的10名詩人中，選出前3名作者獲“華文青年詩人獎”。3名獲獎者的作品作為優秀詩選在《詩刊》2003年5月下半月刊鄭重刊出。獲獎第一名的是詩人江一郎，詩刊登載了他的八首詩，這八首詩的確質樸耐讀。恰如詩人所說：“最好的詩應該是樸素的，在樸素的敘述中帶給人溫暖，又隱隱有些傷情”。這八首詩中我認為寫得最好、最深刻的是〈幸福〉一詩。幸福既是抽象的概念，又無時無刻不與社會群體中的每個個體息息相關。同時，關於對幸福的理解又因各自經歷和處境，以及對生活的理解不同而不同。詩人用詩的藝術語言，形象又具體地說出一種辯證的幸福觀，〈幸福〉一詩確是一首好詩。但是，細細品讀後覺得還可對這首獲獎詩作做三點改動：

一是全詩應不再3段，分段可以有層次感，但在這首詩中，分段有種游離感，缺乏整體美的享受。

二是刪去第三段，這一段詮釋顯得游離於核心，有消弱詩的感染力，而且顯得囉嗦；

三是把詩開頭前三句改為全詩結尾與全詩核心成為對應和加強。

經三點改動後全詩簡潔、形象、寓意深刻，顯得緊湊又朗朗上口，意象大膽且新鮮。原詩和改後的詩附後。好為人師，膽大妄為，詩家見笑、見笑！！幸福真的很簡單：我願意像葉子，在春夜裡輕輕飄動。

〈幸福〉原詩：

幸福太大了，我背不動



我願意像葉子，幸福  
是一片葉子在春夜輕輕飄動  
我願意像飛鳥，幸福  
是一隻飛鳥在暮色中  
飛向綠樹的鄉村

給我一群如花的兒女  
那麼多兒女深深愛我  
唉，這樣的福氣我哪配擁有  
我的幸福是一個妻子  
為我生一個兒子的幸福  
若有第二個女人愛我  
幸福就太巨大，我背不動  
給我滿天陽光，那也奢侈了  
一起給我雲朵、閃電和風雪  
幸福不是空蕩蕩的天空

幸福是車把，握著它  
才不會在路上摔下  
是呀，我對幸福的理解多麼狹窄  
生活中我固然貧窮  
但一個貧窮的詩人  
沒有一顆貧窮的心  
我的心就像大地上長出來的  
一枝小小花朵  
幸福的露水和陽光  
不要太多

〈幸福〉改後：

我願意像飛鳥，幸福  
是一隻飛鳥在暮色中  
飛向綠樹的鄉村  
給我一群如花的兒女  
那麼多兒女深深愛我  
唉，這樣的福氣我哪配擁有  
我的幸福是一個妻子  
為我生一個兒子的幸福  
若有第二個女人愛我  
幸福就太巨大，我背不動  
給我滿天陽光，那也奢侈了  
一起給我雲朵、閃電和風雪  
幸福不是空蕩蕩的天空  
幸福是車把，握著它  
才不會在路上摔下  
幸福太巨大，我背不動  
我願意像葉子  
在春夜裡輕輕飄動

## 動了凡心

——非馬在休士頓美南華文寫作協會的講話，2013.5.25

◎非馬

(續上期)

### 3. 童心愛意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曾為台灣一個叫《布谷鳥》的兒童詩刊譯介過一些世界兒童詩，同時自己也寫了幾首童心比較強的詩。

#### 夜的世界

從角落裡  
怯怯  
向夜的世界伸出  
觸鬚的天線

這些小傢伙  
他們在偷偷收看  
你的甜夢哪！

#### 螢火蟲

不聲不響  
把個遙遠的仲夏夜夢  
一下子點亮了起來

沒有霓虹的迷幻  
也不廣告什麼

#### 夏晨鳥聲

有露水潤喉  
鳥兒們有把握  
黑洞裡睡懶覺的  
蚯蚓  
遲早會探出  
好奇的  
頭

上個世紀 20 年代便落戶於澳洲菲利普島 (Phillip Island) 上的企鵝，是世界上 17 種企鵝中體積最小的。身高只有 30 幾公分，體重約 1 公斤，羽毛灰藍色。被人們稱為“藍色小企鵝” (Little Blue Penguin) 或“神仙企鵝” (Fairy Penguin)。

我們曾在菲利普島自然公園沙灘上看

這些神秘的小企鵝天黑時從海上飽食回岸的景觀，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經驗。為了避免企鵝受到相機閃光燈的傷害，遊客一踏出遊客中心，便一律禁止使用相機與錄影機。面對可愛的小企鵝成群結隊回巢的奇景，只能把這一幕烙印在記憶的深處。

#### 藍色小企鵝

——澳洲遊記之二

為自由狂歡  
一整天它們又在免費的海上大酒吧裡  
流連忘返  
終於喝得酩酊大醉  
一個接一個  
摸黑上岸

渾然不覺我們窺伺的眼睛  
它們在沙灘上列隊操練  
左一右一左一右一  
努力把踉蹌的腳步  
化為優雅的波浪動作  
在抵達家門之前

芝加哥有一個有名的作家叫史塔慈\*特蔻 (Studs Terkel, 1912-2008)，寫過關於經濟大蕭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口述歷史，他說他從來沒有說過“我愛你”這三個字，他說他能感到它，但就是無法說出口。我也是這樣，在生活中很少說過“我愛你”或諸如此類的話。我太太常說我是世界上最不羅曼蒂克的人，但我有幾首可稱為情詩的東西是為她寫的，包括下面這首我們剛到美國中西部頭一次碰到下雪時玩雪的詩：

#### 雪仗

隨著一聲歡呼  
一個滾圓的雪球  
瑯瑯向妳  
飛去

竟不偏不倚  
落在妳  
含苞待放的  
笑靨上

後來又寫了這首〈秋窗〉：

進入中年的妻  
這些日子  
總愛站在窗前梳妝  
有如它是一面鏡子

洗盡鉛華的臉  
淡雲薄施  
卻雍容大方  
如鏡中  
成熟的風景

#### 耳環

左右  
拱護的  
一對衛星  
叮嚀搖響  
妳燦爛的笑聲

而在陰雲遮住妳的臉  
我隨時會迷路的夜晚  
是它們準確地標示  
曾經溫柔亮麗過  
妳月亮般的  
存在

#### 4. 人文關懷

這一類的詩我寫的比較多。通常是聽新聞報導所得到的靈感，或許可稱為“新聞詩”。

#### 電視

一個手指頭  
輕輕便能關掉的  
世界

卻關不掉

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  
一粒仇恨的火種  
驟然引發  
熊熊的戰火  
燃過中東  
燃過越南  
燃過每一張  
焦灼的臉

在電視上我們常看到非洲飢荒或戰禍的報導，許多小孩被餓成皮包骨，慘不忍睹。下面兩首詩寫的就是這些可憐的小孩：

#### 非洲小孩

一個大得出奇的  
胃  
日日夜夜  
在他鼓起的腹內  
蠕吸著

吸走了  
猶未綻開的笑容  
吸走了  
滋潤母親心靈的淚水  
吸走了  
乾皺皮下僅有的一點點肉  
終於吸起  
他眼睛的漠然  
以及張開的嘴裡  
我們以為無聲  
其實是超音域的一  
個  
慘絕人寰的呼叫

#### 生與死之歌

——給瀕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每年冬天在紐芬蘭島(Newfoundland Island)浮冰上出生的小海豹群，長到兩三個禮拜大小的時候，渾身皮毛純白，引來了大批的獵人，在冰凍的海灘上大肆捕殺。每天每條拖網船的平均獵獲量高達一千五百頭。這種大屠殺通常持續五天左右，直到小海豹的毛色變成褐黃，失去商用價值為止。

每年年初，美加各地報章都會為此事喧嚷一陣。其中使我久久不能忘懷的，是刊在《芝加哥論壇報》上的兩張照片。一張是一隻小海豹無知而好奇地抬頭看一個獵人高高舉起木棍；另一張是木棍落地後一了百了的肅殺場面。下面這首詩寫的就是這些小海豹：

#### 獵小海豹圖

牠不知木棍舉上去是幹什麼的  
牠不知木棍落下來是幹什麼的  
同頭一次見到  
那紅紅的太陽  
冉冉升起又冉冉沉下  
海鷗飛起又悠悠降下  
波浪湧起又匆匆退下  
一樣自然一樣新鮮  
一樣使牠快活

純白的頭仰起  
純白的頭垂下  
在冰雪的海灘上  
純白成了  
原罪  
短促的生命  
還來不及變色  
來不及學會  
一首好聽的兒歌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這首詩曾經引起台灣環保者的熱烈反應，還被台灣作曲家雷光夏譜成歌曲演唱並收入她的唱碟。

下面這首詩是我幾年前在美國國殤日那天看到電視上的報道後寫成的：

#### 國殤日

在阿靈頓國家公墓  
他們用隆重的軍禮  
安葬自越戰歸來  
這位無名的兵士

但我們將如何安葬  
那千千萬萬  
在戰爭裡消逝  
卻拒絕從親人的心中  
永遠死去的名字

下面這首詩是許多年前我們到華盛頓玩，參觀越戰紀念碑，看到許多人用手指描著刻在石碑上他們親人的名字後寫成的：

#### 越戰紀念碑

一截大理石牆  
二十六個字母

便把這多年青的名字  
嵌入歷史

萬人塚中  
一個踽踽獨行的老嫗  
終於找到了  
她的愛子  
此刻她正緊閉雙眼  
用顫悠悠的手指  
沿著他冰冷的額頭  
找那致命的傷口

## 5. 哲思

每個詩人的寫作習慣都不一樣。有的人倚馬萬言，有的人對著稿紙或電腦冥思苦想。我寫詩的靈感通常是在清晨欲醒未醒的時候浮現。這些靈感是我平日對某些有趣的事物思考醞釀的結果。下面這幾首詩表達的是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和體悟，也是我對人生的態度：

### 路

再曲折  
總是引人  
向前

從不自以為是  
唯一的正途  
在每個交叉口  
都有牌子標示

往何地去  
幾里

每個人的目的地不同，走的路當然不可能一樣，也就無所謂非走不可的唯一正途或絕對的真理。如果大家都有這樣的認識與胸懷，我想人類歷史上一定會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糾紛與戰爭。

我在寫作時，總是儘量避開前人甚至自己已經說過的話或使用過的意象，站在不同的位置從各個角度各個方向用全新的眼光審視眼前的事物，希望能找到一些獨特的觀點與詩意。1973年的〈鳥籠〉，便是在這種認知下的產品：

### 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  
籠

這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首詩，好像很少人這樣看待過事物，特別是鳥籠。正如大陸旅美作家劉荒田所說，它“象徵兩個互為依存互為對立的實體。讀者與論者儘可以見仁見智，將它們解讀為靈與肉、理智與感情、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奴役、社會與個人等相反相成的概念。”而我也在網路上看到它在不同的場合被引用去詮釋各式各樣的關係——夫妻、情人、上司與下屬、父母與子女、學校與學生、政府與人民等等。不久之前我還收到一封電郵，是一位女士寫的。她說接觸這首詩時還不到二十歲，是它讓失戀中的她豁然省悟解脫出來的，之後每當她遭遇到煩惱困擾時，“把自由還給鳥籠”這詩句總自然而然地在她腦海中浮現。在這詩裡，我把“走”字單獨放在一節，便是企圖造成一種海闊天空無牽無掛的自由感覺。而最後的鳥籠分開成兩行，可理解成鳥籠，但更可理解成鳥和籠。鳥自由了，籠也自由了。

1989年我又寫了〈再看鳥籠〉：

### 再看鳥籠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天  
空

詩後附有注解說：“多年前寫過〈鳥籠〉，當時頗覺新鮮，今天看起來仍不免有它的局限。因為把鳥關進鳥籠，涉及的絕不僅僅是鳥與籠本身而已。”劉荒田的詮釋是：“天空的自由是靠鳥的自

在飛翔來體現的，鳥籠剝奪了鳥的自由，歸根到底是剝奪了天空的自由。開鳥籠，形諸邁向開放與民主的社會，便是打破種種禁忌，使老百姓增加許多自由，人的思想可翱翔於廣闊的天空，人的才智有了施展的廣大空間。此詩蘊含的不但是博大的悲憫情懷，更是富有社會學意義的省思。”

1995年，我又寫了〈鳥·鳥籠·天空〉：

### 鳥·鳥籠·天空

打開鳥籠的  
門  
讓鳥自由飛  
出  
又飛  
入

鳥籠  
從此成了  
天空

將它寄贈給一位在密西西比河畔經商、自認為被困在牢籠裡的詩人，勸他通權達變，做一隻“自由飛出又飛入”的鳥；飛出則神遊詩的世界，飛入乃操持商務，人生責任與自身志趣並行不悖，到了這一境界，所有的障礙都不復存在：“鳥籠成了天空”。很高興看到這位得到自由的詩人周正光先生今天也在座。

## 6. 鄉愁

我十三歲離開廣東隨父親及大哥到台灣去念書，不久以後便同留在家鄉的母親及其他家人斷了聯繫，幾十年不通音信，鄉愁之重可想而知。在這方面我寫了不少的詩，其中一般人比較熟悉的有〈醉漢〉及〈黃河〉：

### 醉漢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盪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 黃河

挾泥沙而來的  
滾滾濁流  
你會找到  
地理書上說  
青海巴顏喀喇山

但根據歷史書上  
血跡斑斑的記載  
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  
其實源自  
億萬個  
苦難氾濫  
人類深沉的  
眼穴

1980年我頭一次回家鄉去探望離別  
了三十多年的母親及家人，回來後寫了  
一連串的詩，這裡是其中的三首：

### 重逢

深怕沖淡了重逢的歡樂  
親友們彼此提醒  
“過去的就讓它們過去吧！”  
然後別過頭去  
偷偷揩掉  
到了眼角的淚水  
然後在臉上  
用力撐開  
一張繃摺的笑容  
像撐開  
久置不用的一把陽傘

泡功夫茶是我家鄉潮州特有的風氣，  
小小的茶壺塞滿了茶葉，用滾燙的開水  
沖泡，然後倒進小小的杯子裡飲用。不  
習慣的人會覺得很苦很澀嘴。

### 功夫茶

一仰而盡  
三十多年的苦澀  
不堪細嚼

您卻笑著說  
好茶  
該慢慢品嚐

大家也許都知道羅湖是當年從香港進  
入大陸的一個門戶。下面這首詩是我在  
回香港的火車上，恍惚的腦裡以邊界的  
羅湖車站為舞台，演出的一幕時代悲劇  
：

### 羅湖車站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  
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極了我的母親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這兩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  
像極了我的父親

他們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並不相識

離別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親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  
彼此看了一眼  
可憐竟相見不相識

### 7. 旅遊

幾乎每年我們都會選擇一兩個地方去  
旅遊。我發現旅遊是觀察世界刺激詩思  
的好方法之一。1992年我們到意大利去  
旅行的時候，意大利通貨膨脹非常嚴重  
，貨幣貶值得很厲害，銀行早晚的匯率  
都不一樣。

### 特拉威噴泉 (Trevi Fountain)

——羅馬遊之五

根據電影“羅馬之戀”的情節  
每個希望重遊羅馬的旅客

必須背對這噴水池默禱  
並拋擲三枚銅板

池子比電影裡看到的小得多  
又剛好碰上禮拜一噴泉同管理員一  
起休假  
看不到海神駕海馬車驅波逐浪的雄姿  
我們仍急急用力拋出  
三枚面值五百里拉的硬幣

但願它們在落水前沒太貶值

### 皮薩斜塔 (Pisa Tower)

一下遊覽車我們便看出了局勢  
同大地較勁  
天空顯然已漸居下風

為了讓這精彩絕倫的競賽  
能夠永遠繼續下去  
我們紛紛選取  
各種有利的角度  
在鏡頭前作出  
努力托塔的姿勢

當地的導遊卻氣急敗壞地大叫  
別太用力  
這是一棵  
不能倒塌更不能扶正的  
搖錢樹

倒塌或扶正後的塔大概都不會吸引太多  
的遊客。

在布達佩斯一個猶太教堂傍看到納粹  
受難者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的墓園，觸目  
驚心。後來看到位於布拉格猶太區內的  
舊猶太墓園，更是擁擠不堪。兩萬座墳  
墓擠在一個小小的墓園內，有些地方居  
然堆疊了十二層！原因是歷史上有很長  
時期，猶太人不論活的或死的，都不准  
越出猶太區(所謂的 ghetto)一步。

### 猶太區

這是他們活動的地方  
活人  
不准越雷池一步

這是他們不活不動的地方  
死人  
不准越雷池一步

1994年我們到黃山游覽的時候，山上  
正在建造新的賓館，雖然有吊車，但只

載人，所有的建築材料都用人工挑上去。看到那些挑夫滿頭大汗搖搖晃晃的樣子，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 黃山挑夫

每一步  
都使整座黃山  
嘩嘩傾側晃動

側身站在陡峭的石級邊沿  
我們讓他們粗重的擔子  
以及呼吸  
緩緩擦臉而過  
然後聽被壓彎了的腰幹  
向更深更陡的山中  
一路搖響過去

苦力  
苦哩

苦力  
苦哩

苦力  
苦哩……

最後的“苦力苦哩”是象聲，更是表意。

我想大家也許去過南京夫子廟，在廟前的夜攤上吃過東西。看到廟外燈光輝煌而廟內暗淡的情景，我當時心裡不免有所感觸，想起孔夫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寫成了這首詩：

### 南京夫子廟

飢腸轆轆燈光發昏的廟內  
子曰  
朝聞道  
夕食可矣

廟外  
燈火輝煌熙熙攘攘  
到處是聞香而來的食客

### 瀑布

——黃石公園遊記之一

吼聲  
撼天震地  
林間的小澗不會聽不到  
山巔的積雪不會聽不到

但它們並沒有  
因此亂了  
腳步

你可以看到  
潺潺的涓流  
悠然地  
向著指定的地點集合  
你可以聽到  
融雪脫胎換骨的聲音  
永遠是那麼  
一點一滴  
不徐不疾

曾經有人問我，為什麼能以業餘的時間作出那麼多的成果，我總用這首詩的最後兩行作答：“一點一滴，不徐不疾”。

### 8. 動物

我曾用十二生肖的題目，寫了一組動物詩，借動物之名來寫人類。

#### 鼠

臥虎藏龍的行列  
居然讓這鼠輩佔了先  
要把十二生肖排得公平合理  
只有大家嚴守規則  
只許跑，不許鑽！

#### 龍

沒有人見過  
真的龍顏  
即使  
恕卿無罪  
抬起頭來  
但在高聳的屋脊  
人們塑造龍的形象  
繪聲繪影  
連幾根鬍鬚  
都不放過

#### 馬

有時他們不得不  
狠下心來  
把跛了腳的  
心愛的馬  
射殺  
挺直腰杆  
英姿勃勃的

騎士形象  
不容破壞

#### 羊

沒有比你更好應付的了  
給你什麼草便吃什麼草  
還津津反芻感恩不盡

即使從來沒迷過路  
也不相信靈魂會得永生的鬼話  
(永生了又怎麼樣?)  
你還是仰臉孜孜聽取  
牧羊人千篇一律的說教

而到了最後關頭  
到了需要犧牲的時候  
你毫無怨尤地走上祭壇  
為後世立下了一個  
赤裸裸的榜樣

#### 山羊

夜觀天象  
在山巔  
光禿禿的巉岩上

奎星犯太白  
不利於西川  
可憐的是我們這些無辜的牛羊  
又要跟著遭殃

在山巔  
月黑風高的巉岩上  
一個飄著銀鬚的老者  
因識破天機  
而咩咩大哭

由於用漢語寫作，我同美國詩壇幾乎沒什麼接觸與交往，直到199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伊利諾州詩人協會。這個協會是一個民間組織，每兩個月聚會一次，主要是批評討論會員們所提出的作品，並組織各種活動如到養老院及醫院等場所去朗誦、舉辦成人及學生詩賽等。入會後不久我便被推選為會長，任期兩年。這段時間我陸續把我的漢語詩翻譯成英語，並在1995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英文詩集《秋窗》(Autumn Window)。使我決定出版這本書的是阿岡國



家實驗室的一位美國同事。他說很喜歡我的詩，尤其是那首〈鳥籠〉詩讓他想起了留在立陶宛的父母，因此一直鼓勵我出版，他甚至願意在費用上助我一臂之力。我當然不會接受他的錢，但他的鼓勵給了我不少的信心。下面是這首詩的英文版：

Bird Cage  
  
open  
the  
cage  
let the bird fly  
  
away  
  
give  
freedom back  
to the  
bird  
cage

說到這首英文詩，還有一個笑話。另一個美國同事說他也很喜歡這首詩，只是不知道它的真正意義何在。有一天他興沖沖跑到我辦公室來說：“我知道了！”我問他知道什麼？他說我知道你的鳥籠詩的含義了。辛普森是鳥，我們是鳥籠，把他釋放了，我們也自由了！那時節法庭正在審判足球明星辛普森（OJ Simpson）殺害前妻和他前妻的男友的案件，每天電視上都是無止無休的法庭現場直播，大家都很厭煩。後來辛普森被判無罪釋放，才結束了這場鬧劇。不過最近辛普森好像又為了別的案件在法庭及電視上出現。

《秋窗》這本英文詩集出版後反應相當良好，《芝加哥論壇報》用了兩頁的大版面刊登一篇圖文並茂的評論報導，幾個當地的報紙也紛紛報導介紹。銷路相當不錯，第二年就再版。不久我加入了成立於1937年的芝加哥詩人俱樂部，成為唯一的非白人成員。一個詩評家甚至把我列入了芝加哥歷史上十位值得收藏的詩人名單之中。

隨著網絡的興起與普及，我自己也製作了一個個人網站《非馬藝術世界》，展出漢英雙語詩選、別人對我的評論、翻譯、每月一詩、散文以及我近年來從事的繪畫雕塑等等，同時也在網上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的各種網上刊物及論壇上張貼作品，交流的範圍也隨之擴大，甚至有來自以色列的詩人要求授權翻譯我的幾首詩；日本著名詩人木島始也從網絡上同我取得了聯繫，用我的詩為引子，做漢、英、日三種語言的“四行連詩”，在日本結集出版；一些美國詩人團體及詩刊也來信邀請我擔任詩賽的評審或詩評小組委員等等。這些都是網絡帶來的方便。幾年前，伊拉克戰爭引起了美國詩人們的反戰運動，在網絡上設立網站，讓詩人張貼反戰詩，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詩人的響應與支持，我曾擔任了一段時期的漢語義務編輯，我自己的那首〈國殤日〉的英語版也被選入了《詩人反戰詩選》，並被引用在一個叫做“戰爭年代的聲音”的記錄片裡。而〈越戰紀念碑〉的英文版則被美國公共電視台(PBS)拿去張貼在一個叫“戰後的越南故事”(Vietnam Stories Since the War)網站的第一面牆上，並且被許多退伍軍人團體的網站所轉載。

除了陸續將我的漢語作品翻譯成英語，並在前年出版了第二本英文詩集《在天地之間》(Between Heaven and Earth)之外，最近幾年我也嘗試著從事雙語寫作。無論是由漢語或英語寫成的初稿，我都立刻把它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我發現在翻譯的過程中，一些文字上甚或文化上的異同，往往會自動浮現出來，使我對原作（不管是英語或漢語）能採取一種比較客觀的批評眼光。這種相互激盪反覆翻譯修改，使詩的表現達到最佳平衡的過程，至少對我個人來說，是一種非常奇妙有趣的經驗。

接著談談我的繪畫與雕塑：

九十年代初期，我同我太太一起跟幾位來自中國的畫家朋友開始學畫。在這之前，我雖然對繪畫很有興趣，卻一直敬而遠之。原因是我從小學開始，美術就是最差的一門課，每次勞作都做得一塌糊塗。所以我想這輩子大概只能像我對音樂一樣，站在旁邊做一個欣賞者了。剛好詩人畫家楚戈從台北來美國開畫展，經過芝加哥到我家作客，談到學畫的問題時，他說每個人都是天生的畫家，只要肯學，誰都能畫，他自己就是一

個好例子。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後來我又自己摸索著學做雕塑，發現雕塑的隨意性及自發性更強，更能滿足我的創作慾。我在一篇題為〈學畫記〉的短文裡說過這樣的話：“詩同畫之間最大的不同，我想是它們的現實性。詩所使用的媒介是我們日常生活裡的語言。語言有它約定俗成的意義。所以我覺得詩（甚至文學）不能離開現實太遠。如果我在詩裡使用“吃飯”這兩個字，即使它們有比吃飯更深一層的意義，仍應該多多少少同吃飯有關。否則讀者會摸不到頭腦，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繪畫不同，它所使用的媒介是線條及顏色。我在畫布上塗一塊紅色，它可能代表一朵花，可能是太陽下山時的晚霞，也可能是一個小孩興奮的臉，更可能是戀愛中情人火熱的感情。所以我覺得繪畫不妨比詩更抽象，更超現實。懂得欣賞現代藝術的人不會盯著一幅畫去問它像什麼？正如我們不會去問一朵花一棵樹或一片風景有什麼意義。只要它們給我們一種美的感受，就夠了。當語言文字在一些感情面前吞吞吐吐甚至保持緘默的時候，繪畫及雕塑便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表達方式及途徑。”不管有沒有成就，我發現學畫以後，對色彩及光線更敏感，也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這些多多少少都影響並豐富了我的詩思。

我曾在芝加哥和北京開過幾次個人畫展及參加過幾個合展。我的第一次個展就是在劉昌漢會長從前在芝加哥開設的畫廊裡展出的。這次陳瑞琳會長寫信要我帶幾張畫照來給大家看看，說這樣能幫我省些說話的時間。所以就隨便選了幾張帶來，向大家討教，順便也請畫家兼畫評家的劉會長批評指教。我有一個詩友兼畫友日前在北京的宋莊藝術村擔任美術館的館長，他說要為我在北京開一個個人畫展，時間可能在今年的十月。所以回去以後還得加緊準備。

下面就請大家看看我帶來的幾張繪畫及雕塑的照片。

最後我想再說幾句話：

我一向認為，不管一個人的職業是什麼，花一點時間接觸文學藝術是很重要的。美國前任桂冠詩人泰德·庫舍(Ted

羅拔·弗羅斯特和  
愛德華·托馬斯

◎劉耀中

Kooser, 1939- ) 曾經在內布拉斯加擔任過一家保險公司的主管，出版過十幾本相當暢銷的短詩集。他說寫詩帶給他許多好處，在一個電話紛響、文件亂飛的雜亂世界裡，寫詩使他恢復了心靈的秩序與安寧，是一種免費卻無價的高尚娛樂。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光是在芝加哥這個城市，便不下於一百位的“詩人主管”（包括企業界及政界各部門的主管）。他們利用空檔——咖啡時間，午休時間，搭乘火車上下班的時間——把一天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用詩的形式在紙上或電腦上記錄了下來。他們各有各的寫詩理由。有的是為了紓解工作壓力；有的說寫詩使他們嘗到了創作的樂趣，得到了心靈的自由與滿足；有的說寫詩使他們保持情緒的平衡，知道什麼事該輕鬆馬虎什麼事該嚴肅認真；更多的人說寫詩讓他們能更客觀也更靈活地看待問題，做出較佳的決策，因而提高了他們做為主管的工作表現；更有人說寫詩使他們的心變得更柔和，更富同情心，更易於與別人相處溝通；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寫詩的緣故，他們能用比較天真好奇的眼光，在本來可能是平凡灰暗的世界裡，發現即使是一草一木，都充滿了生命的光輝與神奇。活水在他們的心頭流動，生活不再那麼枯燥無聊，家人、朋友、同事、鄰居甚至街頭巷尾的陌生人，都一個個變得面目可親了起來。

當然不可能每個人都寫詩，但花一點時間讀詩應該是大家都可做到的。我常引用英國作家福特 (Ford Maddox Ford, 1873-1939) 的話：“偉大詩是它無需注釋且毫不費勁地用意象攪動你的感情；你因而成為一個較好的人；你軟化了，心腸更加柔和，對同類的困苦及需要也更慷慨同情。”詩如此，其它藝術也如此。

美國著名詩人羅拔·弗羅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 1912 年舉家遷往英國找尋出路，在那裡生活過好幾年，認識了許多“喬治安”派的詩人，並得到他們的幫助，接連出版了兩部詩集，自此成名而回國執教。該派其中的一位詩人愛德華·托馬斯 (Edward Thomas, 1878-1917) 與弗氏來往最為密切。那時托氏尚未正式成為一個詩人，弗氏曾對他說“你的作品完全證明你富有寫詩天才，應可成為一個傑出的詩人！”1914 年托氏正式開始詩的創作，不久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旋後戰死於法國阿拉斯 (Arras) 戰場上，享年 39 歲，留下了 143 首詩。那些詩作以假名出版，是紀錄戰士個人的絕望和對死亡的畏懼，詩集雖沒銷路，他卻被人們認為是詩人中的詩人。

雖然英國的著名作家赫德森認為托氏只是一個“小天才”，但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卻說他是罕有的詩作天才！奧登和路易士則鎖定托氏的他人比不上他的地位。托馬斯的仰慕者有 D. 托馬斯、艾略特、休斯和拉金等……

二十世紀初英国有各種各樣的抒情詩作，以英王喬治五世為標誌而稱為“喬治安”詩人的有艾伯克尤比、貝洛克、霍奇森、德林克沃特、弗萊克、吉布森、格雷夫斯、梅爾、門羅、薩松、斯奈爾、布魯克和 E·托馬斯。他們真正才能不能忽視。一般的喬治安詩人的作品都缺乏生命力，從鄉村和自然景色汲取靈感，他們擺脫不了浪漫主義，也大多受了榮格心理學的影響，而成為了後期待徵的傳統詩。

雖然弗洛伊德和榮格皆指出被抑制下的生命力妨礙了藝術的發展，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田園詩作難於抹去。因此我們看到弗羅斯特對托氏的影響，但托氏也影響了後期的弗羅斯特。

他們的詩作比不上中國的古典詩詞，也沒有促進西方的所謂後現代的詩作。

托馬斯的詩在意識上來說是擺脫後期維多利亞所受到華滋華斯的浪漫主義、豪斯曼和哈迪的悲觀主義的影響。詩人拉金在五十年代搞的文藝“運動” (The Movement) 的源泉就來自於此。

托馬斯對田園時代的懷舊，他看到工業時代和環保的矛盾是悲觀的。他的詩作的邏輯是曲線形 (Zigzag) 的。例如：All the clouds like sheep on the mountain of sleep (雲如羊，站在睡著的山上)。托氏的巧妙在於採用比喻的說法，簡單而純潔，卻也不懼怕被人控以抄襲。

托馬斯在 1900 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執筆寫純文學作品謀生不容易，三個孩子的家庭責任承受不了幾乎想自殺。幸遇到弗羅斯特，弗氏為了要宣揚美國的地大物博和高速實用主義，鼓勵了托氏，給了他一新鮮的詩作概念，但他卻不幸慘死於戰壕之役中。他的 143 首詩也差不多完全是在戰場上完成的！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每年的十二月都是新大陸詩刊出版“創刊週年紀念號”的時刻。踏入今年的十二月，就正式代表我們走過了廿三個年頭，出版過了138期。而今年的紀念號我們提前選在十月出版，自然是由於中國現代詩的開山宗師、偉大的詩人——紀弦於今年七月逝世之故！作為詩刊的顧問，八月份我們只來得及為他設計了一個封面，那麼還有什麼比在十月份出版一期包括他的手稿及詩人們悼念詩文的特輯，用以紀念詩刊創刊週年來得更有意義呢？

作為一份在中文世界以外出版的中文詩刊，編者常常想，除了戰戰兢兢地按時出版，希望能提供給愛詩人在離開故土遙遠異地的一個園地外，我們究其實能對中文詩的創作起到了什麼作用？在最近的一次通話中，詩人痲弦說：“小詩刊，能創文學史！”這自然不等於說新大陸就是這種小詩刊，卻是對編者繼續邁向廿三年後的一種鞭策和激勵！而作為一份出版了廿三年、從不間斷的詩刊，我們自然有許多堅持，其中最為持之有恆的就是對否定“詩歌”一詞的堅持！無他，正如上期筆記所說這個詞代表了當下詩人們的潛意識中“詩竟不能作為一種獨立而必須依賴歌纔存在的藝術”之悲哀！如果說“詩歌”是“詩”文體之下，以韻文寫成、音樂性特強的一種；是企圖配樂、歌詞的另一個名稱，就像散文詩也是詩文體之下的一種那樣，編者或許還能接受。但如果主從不分，這種無形中扼殺“詩人和後學者對詩的創新觀念”的“詩歌”反成為了“詩”，那編者就想不出中文詩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三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 詩訊

詩人紀弦的告別式與基督教安息禮拜已於2013年8月10日星期六下午一時舉行，安息在加州 Colma 市郊的 Cypress Lawn Funeral Home 墓園。

台灣文訊雜誌九月份編輯發行紀弦的紀念特刊，並於9/21-10/1在紀州庵舉辦包括紀弦的書籍、手稿、照片的特展。

台灣詩人洛夫和方明，於9月27日從台北飛抵南京，參加“中國新詩100年·翠屏兩岸詩會”。分別於28日在翠屏紫氣雲谷舉行“月是故鄉明”，29日在百家湖畔綠城水晶藍灣的“因為風的緣故”兩場詩會。

由中國國土資源作家協會詩歌委、廣東省作家協會詩歌委計劃在年內出版的《中國地學詩歌雙年選》一書，現向海內外詩人徵求包含山水詩和國土資源題材（涵蓋地球科學的土地、測繪、地質、礦產、地理、水文、海洋、勘探、氣候等）地學領域的詩作。應徵稿件請統一投往電子信箱：[sjycn2@126.com](mailto:sjycn2@126.com)，並標明“地學詩應徵稿”。截稿日期為2013年9月15日。

##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疆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等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已出版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 陶   | 已出版 | \$25.00 |
| 26 天梯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27 三釘記         | 詩文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8.00  |
| 28 水字          | 詩集  | 張 耳   | 已出版 | \$8.00  |
| 29 九月的歌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0.00 |
| 30 我的複製品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1 悠悠流水        | 詩集  | 揚 子   | 已出版 | \$8.00  |
|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8.00  |
|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3.00 |
| 34 防腐劑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5 分身術         | 詩集  | 明 迪   | 已出版 | \$10.00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人 已 乘 黃 鶴 去 …… 猶 念 宛 然

